

上海屋檐下

人 物

林志成——三十六岁。

杨彩玉——其妻，三十二岁。

匡 复——彩玉的前夫，三十四岁。

葆 珍——其女，十二岁。

黄家楣——亭子间房客，二十八岁。

桂 芬——其妻，二十四岁。

黄 父——五十八岁。

施小宝——前楼房客，二十七八岁。

小天津——她的情夫，三十岁左右。

赵振宇——灶披间房客，四十八岁。

其 妻——四十二岁。

阿 香——其女，五岁。

阿 牛——其子，十三岁。

李陵碑——阁楼房客，五十四岁。

其 他——换旧货者，卖菜者，包饭作伙计等。

布 景 三幕同一场所。

时 间 一九三七年四月，黄梅时节的一日间。

第一幕

〔上海东区习见的“弄堂房子”，横断面。右侧是开着的后门，从这儿可以望见在弄内来往的人物。接着是灶披间，前面是自来水龙头，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，灶披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，窗开着，窗口稍下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庇，这样，下雨的日子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，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，蒸架……和已洗未干的小孩尿布。灶披间向左，是上楼去的扶梯，勾配很急，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踏成圆角，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。楼梯的平台，靠右是进亭子间的房门，平台上斜挂着一张五支光的电灯，灯罩已经破了一半。平台向左，可以看见上前楼去的扶手。楼梯左侧，用白木薄板隔成的“后间”，不开灯的时候，里面阴暗得看不出任何东西。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“客堂间”，狭长的玻璃窗平门。最左是小天井，和前门的一半，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庇，下面胡乱地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、小煤炉、板桌等等。这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。客堂间是二房东林志成一家，灶披间是小学教员赵振宇的房间，透过窗和门，可以看见和窗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，窗口是一张八仙桌，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，门内里方的壁上是壁橱、篋笼等等，进门处是碎砖垫高了的煤炉、锅子、食具……。失了业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，楼梯平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，这就是他们烧饭的地方。前楼只住着施小宝一个，她不开“火仓”，午饭晚饭都吃包饭。看不见的阁楼住着一个年老的报贩，常常酗酒，有一点变态，因为他老是爱哼《李陵碑》里面的“盼娇儿，不由人……”的词句，所以大家就拿“李陵碑”当作了他的名字。

〔客堂间是二房东住的地方，陈设比较整齐，从一张写字台和现在已经改作衣橱用了的一口

玻璃书橱看来，可以知道林志成过去也许还是个“动笔头”的知识阶级。

〔这是一个郁闷得使人不舒服的黄梅时节。从开幕到终场，细雨始终不曾停过。雨大的时候丁冬的可以听到檐漏的声音，但是说不定一分钟之后，又会透出不爽朗的太阳。空气很重，这种低气压也就影响了这些住户们的心境。从他们的举动谈话里面，都可以知道他们一样地都很忧郁，焦躁，性急，……所以有一点很小的机会，就会爆发出必要以上的积愤。〕

〔上午八点以前，天在下雨，室内很暗，杨彩玉正在收拾房间和已吃过了早餐的碗盏，葆珍独自向着桌子，按着一只玩具用的桌上小钢琴，眼睛热心地望着桌上的书本，嘴里低声地唱着。〕

〔后门口，赵振宇的妻子正在门边买小菜，阿香挤在身边。赵振宇戴着眼镜，热心地在看报，阿牛收拾着书包，预备去上学。〕

〔弄堂前后卖物与喧闹之声不绝。〕

葆 珍 （唱着）“……可是我问你：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几？……（调子不对，重新唱过）……可是我问你：贩来一匹布，赚得几毛几？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，立刻变成枪弹子……”

杨彩玉 葆珍！时候不早啦！

葆 珍 （撅一撅嘴，不理睬）“……要知他们得了你的钱，立刻变成枪弹子，一颗颗，一颗颗，……将来都是打在你的心坎里……”

杨彩玉 跟你说，时候不早啦！

葆 珍 我还没有唱会呐，今天放了学，要去教人的。……

杨彩玉 自己不会，还教人？（从床上拎起一件衣服）衣服脱了也不好好地挂起来，往床上一扔，十二岁啦，自己的身体管不周全，还想教别人，做什么“小先生”！

葆 珍 （将书本收拾）这件要洗啦！

杨彩玉 洗，你倒很方便，这样的下雨天，洗了也不会干。（将衣服挂起）

葆 珍 （跑过去很快地除下来，往洗了脸的脸水中一扔）穿不干净的衣服，不卫生！

杨彩玉 （又好笑又生气）我不知道，要你说！（端了面盆到天井里去）葆珍 （收拾了书包）阿牛！（拎了书包往灶披间走）

赵 妻 （声）卖就卖，不卖拉倒！（狠狠地提着菜篮进来）

〔卖菜的手里数着铜板，好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似的挤进门来，拼命地说。

卖菜的 照你说，两个半铜板一两，也差三个铜板呐，连篮一斤二两，除了七两的篮，十一两，二百七十五……

赵 妻 谁说七两？（将篮里的茭白猛地覆在地上，用秤秤着空篮）我说八两半……

卖菜的 （上前一步瞧着她的秤）媛媛，你瞧……

赵 妻 （做了一做秤的样子，就算数了，向里面走）卖就卖，不卖拿去！

卖菜的 好啦好啦，添两个铜板……

赵 妻 （回身摸袋，故意迟疑，好容易将两个铜板交给卖菜的，当卖菜的挑起籰正要走的时候，她就很快地从他的籰里面拿了一支茭白）添一支！

卖菜的 （情急）这怎么行？……

〔赵妻狠命地将门关上，阿香帮着将身子顶住。

赵 妻 你这卖菜的顶不爽快！（回头来自言自语地）下了这十天半个月的雨，简直连青菜茭白也买不起了！

卖菜的 （声）喂喂……（推了几下门，也只得罢了，拖长了嗓子）喂……茭白喽白菜——

〔赵振宇望妻子看了一眼，露出微笑，很快地又将眼光移向报纸上。

葆 珍 （大声地）阿牛，昨天教你的歌学会了？

阿 牛 （从灶披间伸出头来）不准你叫，你得叫我赵琛！

葆 珍 （故意地）偏叫，阿牛，阿牛，牛——

阿 牛 你真的叫？

葆 珍 你不是属牛吗？

阿 牛 那我也叫！叫你阿拖，拖油……

葆 珍 （急了）赵琛！

阿 牛 哈哈……（回进去拿书包）

〔杨彩玉正提了菜篮出来，葆珍撅起了小嘴，对她母亲瞪了一眼。杨彩玉 什么？你——

葆 珍 （指着阿牛）阿牛，他又说啦，叫我——

杨彩玉 （一抹阴影从她的脸上掠过，低声而有力地）别理他，去念书吧！点心钱拿了没有？

〔葆珍摇头，杨彩玉回去拿钱给她。

〔此时林志成从前面推门进来，板着面孔，好像受了一肚子的委屈似的，一声不发，把弹簧锁的钥匙往袋子里一塞，从桌上拿起一杯开水，吞也似地喝了，胡乱地往床上一躺。杨彩玉 （有点讶异）什么，你不舒服？

〔林志成不语。

杨彩玉 衣服也不换……（将挂了的寝衣除了给他）

〔林志成仍不理。

杨彩玉 （生气了）怎么的？你这人，老是跟我寻气，我又不是你的出气洞！

〔林志成看见杨彩玉生气了，便挣起半个身子来，预备换衣服，欲言又止。

〔杨彩玉不理睬他，提了菜篮和葆珍一同出去，随手将从客堂到后间的门带上。林志成换了衣服，纳头便睡。

阿 牛 （看见葆珍去上学，喊）等一等，林葆珍！（回头对他母亲）妈，五个铜板买铅笔。

赵 妻 没有！

阿 牛 先生说要！

赵 妻 先生说要，我说不要！

〔赵振宇笑着从袋子里摸出了几个铜板来交给阿牛。

阿 牛 （对葆珍）后面的两句，我还不会唱……

葆 珍 后面的？……（带着调子）“一颗颗，一颗颗……”

阿 牛 唔，你再唱一遍.....

〔二人欲下。

杨彩玉 （从后面）葆珍！放了学就回来，在外面乱跑，给你爸爸知道了又会.....

葆 珍 （表示不快）什么爸爸爸爸.....（下）

〔桂芬买了小菜回来，与杨彩玉遇个正着，赵妻悄悄地对杨彩玉望了一眼。

杨彩玉 （为着掩饰，对桂芬）喔，你早啊！（出门去）

赵 妻 （很快地对桂芬）听见吗？

桂 芬 什么？

赵 妻 （用嘴望门外一撇低声地）说起了她爸，葆珍就生气，嘟起了嘴。（模仿着）“什么爸爸爸爸”，唔，现在时势变了，小孩儿人事懂得早，一点儿事情也瞒不过啦！

桂 芬 （微笑）十二三岁啦怎么还不懂！（在水斗边把小菜一件件地拿出来）

赵 妻 （向客堂间方面听了一下，低声）可是听说姓林的跟她妈结婚，她还很小呐。

桂 芬 照理说，姓林的待她也很不错，我正在说呐，这样的晚爷，总算很少啦。

赵 妻 （抢着）可不是，我们搬到这儿来快一年啦，从来也没有听见打过骂过她，有时候，姓林的跟她妈妈寻事，发脾气，可是一看见她，就会什么话也没有啦。

桂 芬 唔，这是天性吧，不是自己生的，总有点儿两样。况且，她的同伴们又爱跟她开玩笑，什么拖油瓶.....（笑）小孩儿总是好胜的。

赵 妻 （停了一停）你还不知道呐，她跟我们阿牛讲话，讲到姓林的事，总是林伯伯，从来也没听她叫过爸爸。

桂 芬 那不是他们以前就认识吗？

赵 妻 哪止认识，姓林的和她自己的爸爸还是好朋友呐，听说。

桂 芬 喔，那为什么.....

〔突然，天上骤雨一般地落下一阵大点子的雨来。〕

赵 妻 唧，做黄梅真讨厌，又潮又闷，人也闷死啦！

桂 芬 唔，接连的下雨，橡皮套鞋也漏啦！

赵 妻 （看见桂芬在洗鱼和肉）喔，今天买了这许多？

〔亭子楼上黄父高声地咳嗽。〕

桂 芬 （强笑着）乡下的爸爸来啦，总得买一点！

赵 妻 喔，我倒忘记啦！——上海没来过吧。（剥着茭白）

桂 芬 嗯，本来，去年秋天打算来的——

赵 妻 喔，（想起了似的）来看看新添的孙儿，对吗？

桂 芬 （勉强地笑着）他，也有五六年不回去啦！

赵 妻 老先生倒很清健，三公司，大马路，都陪他去玩过啦？

桂 芬 差不多，初到上海，总得这一套。

赵 妻 昨晚上回来很晚啦，你们黄先生陪他去玩了大世界？

桂 芬 不，就在这儿近处，上“东海”去看了影戏。（自发地笑了）可是花了钱，他倒不爱看，说，人的头一会儿大，一会儿小，看到有点儿懂的时候，便又卜的跳过去啦。

赵 妻 （同意她）电影儿我也不爱看，一闪一闪的把头也弄晕啦，老年人总是爱看大戏的，陪他去看一本《火烧红莲寺》吧。去年年底，我的哥哥陪我去看了一本，喔，真好极啦，行头又好，布景又新，电灯一黑，台上的什么都变啦。真的，让他看了回乡下去，（笑）也许，几天几晚也讲不完呢。

桂 芬 噯，家楣也是这么说。

赵 妻 在上海还得住几天吧？

桂 芬 （俯下眼睛）说不定，总还有几天吧。

赵 妻 好福气！儿子在上海成了家，添了孙儿。……

桂 芬 可是……要是家楣有事情做，……（往亭子间望了一眼，低声地）……这也叫一家不知道一家的事啊，在他老人家看来，像我们这样的生活也许很失望吧。种田人家好容易地把一个儿子培植起来，读到大学毕业，乡下人的眼界都是很小的，他们都在说，家楣在上海发了财，做了什么大事情呐，可是……（不禁有点儿黯然）到上海来一看，一家大小只住了一个亭子间！……（洗好了菜，站起来）

赵 妻 你们黄先生在乡下还有兄弟吗？

桂 芬 那倒好啦，还不是只有他一个。

赵 妻 （只能劝慰她）可是，你们黄先生有志气，将来总会……

桂 芬 （接上去）有志气有什么用，上海这个鬼地方，没志气的反而过得去；他，偏是那副坏脾气，什么事情也不肯将就……

赵振宇 （放下报纸，一手除眼镜，用手背擦一擦眼睛）不，不，随便将就，才是坏脾气，社会坏，就是人坏，好人，就应该从自己做起的。大家都跟你们黄先生一样的不随便，不马虎……

桂 芬 （要走了）不随便，就只配住亭子间，对吗？

赵振宇 不，不，不是这么说，做人但求问心无愧，譬如说……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别再譬如说啦！再不去，又会脱班啦，几毛钱一点钟的功课，还要扣薪水……

赵振宇 没有的事，此刻八点差一刻，到学校里四分半钟就够啦。（回头对桂芬，诚恳地）譬如说……（一看，见桂芬已经上楼去了）

赵 妻 （带着冷笑）人家爱听你的话吗？这样的话，到课堂里去讲吧，骗骗小孩儿……

赵振宇 （坦然）听不听是人家的事，讲不讲却是我的事啊！我，我……

赵 妻 得啦，得啦，走吧，过一会儿姓林的走过来，话又会讲不完啦，海阔天空的……

赵振宇 （望着客堂间）这几天他又做夜班吗？

赵 妻 做日班做夜班，跟你有什么相干？

〔门外卖糍米饭的声音。〕

阿 香 （对她妈）妈，吃糍米饭！

赵 妻 （摸了一摸袋，大概没有钱了，便转换口气）不是才吃过稀饭吗？

阿 香 嗯！我要——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你爸爸还没有发财呐！

〔阿香羡慕地望着门外。〕

〔前楼施小宝方才起来，室内很暗，伸了一个懒腰，把窗帷扯开，室内方才明亮，点了一支烟，开窗，望着窗外的雨，皱眉装了一个苦脸，拿了热水瓶，懒懒地下楼来，走到亭子间的平台上的时候向亭子间门缝里望了一眼，好像看见了什么好笑的事情似的，抿着嘴自笑。〕

〔她是一个所谓廉价的摩登少妇，很时髦地烫着头发，睡眠惺忪，残脂未褪。艳红色的印花旗袍，领口的两个钮扣摊着，拖着拖鞋，并不很美，但是眉目间自有风情，婀娜地走着。〕

〔走到灶披间门口。随手将尚余大半截的纸烟一掷，赵妻听见她下来，用憎恶的眼光对她望了一眼，故意地避开视线，用力地扇煤炉，白烟直冲上去。〕

施小宝 （对赵妻看了一眼）喔，你们多早啊！（打一个伸欠）又是下雨，听着滴滴答答的声音，就睡着不想起来啦！……（伸欠）

赵 妻 （有恶意地）你福气好啊！

施小宝 （对她一笑）喔，赵先生今天不上课？

〔赵振宇热心地看报。〕

施小宝 （有点儿意外）怎么的，今天，往常人家不跟你讲话，你偏有说有笑，今天跟你说，你偏不理。

赵振宇 （连忙放下报）啊啊，你啊，瞧，报上说……

施小宝 （将热水瓶中的残水随手一倒）报上说什么？

〔水溅在赵妻的身上，赵妻虎虎地瞪了她一眼。〕

施小宝 啊，对不住！（悠然地开了后门，出去泡水了）

〔林志成辗转不能入睡，坐起来。〕

赵振宇 （看着他妻子的一副忿忿的神气，禁不住）哈哈！……

赵 妻 （突然回转身来）笑什么？

赵振宇 为什么老是跟她过不去呢？住在一个屋子里面，见了面就吵嘴，像个什么样儿！.....

赵 妻 那副怪样子我就看不惯，野鸡不像野鸡，妖形怪状，男人不在家，不三不四的男人一个个地带到家里来。.....

〔亭子楼上黄家楣猛烈地咳嗽着，从窗口扑出上半身来。苍白瘦削而带忧郁表情，用手挥着下面冲上去的煤烟，把窗关上。小孩哭声。〕

赵振宇 喂，这跟你又有什么相干呐，况且这也不能怪她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，这也是为着生活啊，男人搭了大轮船全世界的漂，今天日本，明天南洋，后天又是美国，一年不能回来三两次，没有家产，没有本领，赚不得钱，你要她三贞五烈，这不是太，.....太.....

赵 妻 讲道理到耶稣堂里去！什么事情，都要讲出一大篇的道理来，可是我看你也只强了一张嘴，你有才学，你能赚钱吗？哼！我跟她过不去，和你有什么相干？我跟别人讲话，不要你插进来！.....

赵振宇 什么？我.....笑话.....（指手画脚地走到他妻子前面，还要发议论的时候——）

〔门外卖方糕的叫卖声，阿香奔回来，打断了他的话。〕

阿 香 妈，买方糕！赵 妻 吃不饱的，刚才.....

〔施小宝泡了开水回来，在门口，一手推开了门。〕

施小宝 （对门外）方糕，喂！（付钱买了几块，回头看见了阿香的神气，又对卖糕的）喂！再给一块！（对阿香）来，来！

〔阿香走过去拿。〕

赵 妻 （大声地）不准拿。

施小宝 （笑着）这有什么关系呐，小孩儿总是爱吃的。

赵 妻 不准拿！跟你说！

〔阿香望着母亲，还是把手伸出来。〕

施小宝 不要紧，你吃好啦！.....

赵 妻 （一把将阿香扯开）不争气的小鬼！你没有吃过方糕吗？（怒容满面地望着施小宝）

施小宝 （耸一耸眉毛）噫唷！……

赵 妻 噫唷什么？

施小宝 小孩儿的事，认什么真！

赵 妻 孩子是我的，你不要认真，我偏要认真！跟你说，咱们穷是穷，可是不清不白的钱买的东西，是不准小孩儿吃的！

施小宝 （也生气了）什么，你说谁的钱不清白？

赵 妻 （冷笑）还问我呐？施小宝 噯，你这人为什么这样不讲理啊！连好歹也不知道，人家好心好意的——

赵 妻 （吐出来一般地说）用不着你的好心好意。

施小宝 用不着就算啦！（笑着）不讲理的——（往楼上走）蠢东西！

赵 妻 （赶上一步）蠢东西骂谁？

施小宝 （从楼梯上回头来做一个轻蔑的表情，但是依旧带着笑）骂你！（飘然上去）

〔赵妻正要再讲的时候，楼上黄家楣的父亲抱着两岁的小孩子下来了，桂芬手里拿着要洗的衣服跟在后面，赵妻只得吐了一口唾沫。〕

赵 妻 不要脸的！

〔黄父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，褪了色的蓝粗布衫，系着作裙，须发已经有几根花白，得意地抱着孙儿，好像走不惯这狭斜的楼梯，一步步当心地下来。〕

桂 芬 （用好奇的眼光望了一眼施小宝，对她公公高声地说）在弄堂里走一走，别让他到弄口去，外面有汽车……

黄 父 （殷勤地和赵振宇招呼，指着小孩）他要我抱到街上去，哈哈，上海地方走不开，要是在乡下……

赵振宇 （接上去）老先生，上海比乡下好玩吗？黄 父 （答非所问）前几天还怕陌生，一会儿就熟啦！瞧，尽是要我抱，嘿！

赵振宇 （不懂似的）噯？

桂 芬 （对赵振宇）他耳朵不方便，还没听见呐！

赵振宇 （点头，大声地）老先生，上海比乡下好玩吗？

黄 父 乡下？噯噯，还要住几天，阿楣和她（指着桂芬）不放我走。好在蚕事已经过啦，自己家里不做丝，卖了茧子，就没有事啦！……

赵振宇 唔，倒是很好玩，（对桂芬）你们怎么跟他讲啦？一点儿也听不见吗？

桂 芬 （笑着）大声的喊，或者跟他做手势！

（黄父抱着小孩推门走出，阿香趁着机会跟着也去。）

桂 芬 （赶上去）喂，（大声地）别买东西给他吃！肚子要吃坏的。（回身进来自言自语）欢喜他，什么东西都给他吃，讲又讲不清。（对赵妻）可是，耳朵不便也有不便的好处啊！有什么事情可以瞒过他，他到现在还不知道家楣没有事情做呐，跟他说，学校里在考试，这几天不上课，反正他又不懂得……

赵振宇 跟他说在教书？唔，我们是同行。

桂 芬 （寂寞地笑着）家楣跟他说，在青年会办的夜学校里教书，他相信得什么似的。前天咱们坐电车从青年会门口经过，他就大声地嚷起来，“啊！这就是阿楣的学校。”好像整座的大洋房全是他自己的一样，把全车的人都引笑啦！（洗衣服）

赵振宇 哈哈，这看法倒不错，大洋房全是我的！哈……

（太阳忽然一亮，林志成踱来踱去，把平门推开。）

赵 妻 （听见他的声音，很快地）时候到啦，还不快去干吗？姓林的起来啦，过一会走到这儿来，又会讲得不能动身的。

赵振宇 不要紧。

赵 妻 什么叫不要紧啊！快，他已经起来啦。

赵振宇 怕什么，他又不是老虎，此刻又不会向你要房钱。

赵 妻 我就不爱看他那副样子，冷冰冰的好像欠了他的多，还了他的少，跟他打招呼，老是喉咙口转气，“唔”，连小孩子也怕他，（征求桂芬同意般地）对吗？

〔桂芬点头。〕

赵振宇 （有得意之色）可是，他偏跟我谈得来，见了我就……

赵 妻 （抢着忿忿地）我听了就讨厌，海阔天空的，自个儿的事情管不了，还讲什么国家，社……社，社会，（对桂芬）这些鬼话，我学也学不会！（桂芬微笑。）

施小宝 （走到楼梯边，低声地）黄先生！黄先生！

黄家楣 （从亭子间出来）什么事？（有点窘态）

〔二人走近。〕

黄家楣 我……这几天……你的钱……

施小宝 （嫣然一笑）不，别这样说，这点钱算得什么，……喂，黄先生，给我做件事情……

黄家楣 什么？

〔桂芬倾听。〕

施小宝 （从袋里拿出一封信来）请您念给我听一听！

黄家楣 （看了信）这是你，……你老太爷寄来的，唔，……他说家里都好……

施小宝 （不等他念完，接着）可是，要钱用？对吗？

黄家楣 唔，……大风把墙吹倒啦，所以要……

施小宝 反正是这么回事，黄先生，别念啦，你只告诉我，他要几块？

黄家楣 ……唔，顶少要十五块。还有……

施小宝 （一下就把信拿回去）哼，又是十五块，他女儿发了财，在做太太！……（要走了）

黄家楣 喔，我的那五块，月底……

施小宝 （做一个媚眼）你——就太认真啦，这算得什么？（笑）世界上像你这样老实的男人就太少啦！（用染着紫红蔻丹的手指轻佻地在他下巴上一触，飘然地走了）

〔黄家楣有点窘，用手摸了摸被触的地方，慢慢地回亭子间去。〕

林志成 （走到自来水龙头边去漱口，嘴里叽咕地）买什么小菜，还不回来！

赵振宇 （笑容满面）早，做夜班？

林志成 （没有一点笑意）唔……

赵振宇 （也像自言自语）很忙吧，今年纱厂生意好……

林志成 哼！生意好坏，我们反正是一样。生意清，天天愁关厂，愁裁人；好容易生意好起来，又是这么一天三班，全夜工，不管人死活，反正有的是做不死的牛！——

赵振宇 可是，生意好总比生意坏好一点吧！譬如说，……

林志成 没有的事，现在厂里不分日夜地赶工，货已经订到明年的三月份了。我们的大老板，历年不景气，亏空了千把万，现在，一年就统统还清啦。现在一共五个厂，每天平均要赚三万五千块，一个月，三五十五，三三见九，一个月就是一百多万，那一年不是一千二百万吗？吃苦的就是我们，工人过不下去，还可以摇班，可是当职员，就连这一点权利也没有，三十五块钱一个月，就买去了你这么一个人算能写又能替他打人骂人的管理员……

赵振宇 唔，每天三万五，每年一千二百万，来这么十年，那不是一亿二千万……

林志成 别的不说，单讲我发工钱，每半个月就是几千块，花花绿绿的纸，在我这手里经过的也够多啦。别人看，以为发工钱是一个好缺份；可是我，就看不惯那一套，做事凭良心，就得吃赔账。今天就为我少扣了三毛五分钱的存工，就给那工务课长训斥了一顿。哼，训斥，他比我后二年进厂，因为会巴结，会讨好，就当了课长啦。天下的事，有理可以讲吗？（不胜愤慨）

赵振宇 （点点头）唔，吃一行怨一行，这是古话。可是，话又得说回来，像您这样的能够在一个厂里做上这么五六年，总已经算不错啦，像我们这样的生活，比上固然不足，可是比下还是有余……（指着报上的记事）上海有千千万万的人没饭吃，和他们比一下……

林志成 （不等他说完）不对，我以为，上就上，下就下，最不行的就像我们一样。有钱，住洋房，坐汽车，当然好喽；没有钱，索性像那阁楼上的“李陵碑”一样，倒也干脆，有得吃，吃一顿，没得吃，束束裤带上阁楼去睡觉。不用面子，不要虚名，没有老婆儿女，也没有什么交际应酬。衣服破啦，化三个子儿叫缝穷的缝一缝，跟我们一样的在街上走，谁也不会笑他。可是我们，大褂儿上打一个补钉，还能到厂里去吗？妈的“长衫班”，借了债，也得挣场面！

〔桂芬悄悄地看了他一眼。〕

赵振宇 可是，也许，从“李陵碑”的眼里看来，以为我们的生活比他好吧！人，反正是永远也不会满意的，不满意就有牢骚，牢骚就要悲观，悲观就伤身体，你说身体是咱们自己的，我为什么要跟自个儿的身体作对呢？所以我，就是这样想，有什么不满意的时候，我就把自己的生活和那些更不如我的比一比，那心就平下去啦，譬如说……

赵 妻 （从旁插嘴，爆发一般的口吻）譬如说，譬如说，只有你，没出息，老是望下爬！为什么不跟有钱有势的比一比？

赵振宇 （不去理会她，坐下来，预备长谈了）譬如说——

赵 妻 别譬如说啦，今天不上课吗？

赵振宇 （好像不听见）譬如说，我们有机会念书，能够懂得事情，能够这样的看着这个花花世界，有时候随意的发发议论，这也是一种权利啊！（大声地）哈哈——

林志成 （大不以为然）唔唔，这样的权利，我可不敢当！

赵振宇 可是，林先生，平心说，社会待我们念书人，已经很不错啦，中国能有多少人能够念书，能够有跟我们一样的……

赵 妻 （冷冷地）还算不错，哼，那你可以去当叫化啦！

赵振宇 我说，现在全世界上的人，都一样地在受难，各人有各人的苦处，你瞧，这段消息，（将报纸递过去）我们在马路上看见他们的时候，哪一个不是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坐在铁甲车上，满脸的杀气，铁帽子下面的那双有凶光的眼睛，好像要将我们吃下去，可是把那套老虎皮脱下来，还不是跟我们一样！

林志成 （接过报纸来看，悲痛的表情）什么？……

（黄家楣推开窗来下望。

赵 妻 （以为有什么新奇的消息了）什么事？

赵振宇 你不懂得！

赵 妻 不懂得才问你啊！

赵振宇 好，那么我讲给你听。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小学生讲故事的姿态）报上说，在一个……咱们中国贴邻的国度里，有一个兵，他打过仗，得过勋章，懂吗？胸口挂的勋章……可是退了伍，他就养不活他的老婆和爹娘，在一个晚上，他偷偷地借了一个房间，吞鸦片烟……不，不，（连忙去看了一看报）吞毒药自杀啦！他

在遗书上说，我卖尽了可以卖的东西，现在，只剩这一个父母传给我的身体啦，听说医学校里要买尸首，那么就把我的尸首卖了养家吧！.....结果，根据他的遗嘱，把尸首卖了，卖了大洋三十六块，扣去旅馆的房钱一块二毛，他的爸爸淌着眼泪领回了三十四块八毛的遗产！报馆记者在这一新闻上面安上一个标题——标题懂吗？就是题目，《壮士一匹，实价三十四元八毛》！

林志成 （愤愤地）妈的！（把报纸一掷）扣他一块二毛的那家伙简直是强盗！

赵振宇 可不是，只是为着钱，为着这一点点钱.....（回头故意和他妻子开玩笑）所以，我见了钱就讨厌！

黄家楣 （悲怆的口吻）桂芬！

（桂芬听得出神不应。

林志成 哼！.....咱们中国，有的是浮尸，尸首也卖不到这样的价钱！赵振宇（又有新的话题了）媛媛，讲到浮尸，今天报上说.....

（小天津——一个“白相人”风的年青人，推门进来，对大家望了一眼，一直地往楼上去了。赵妻对桂芬用一种轻蔑的表情耳语，态度间有多少的得意。

桂 芬 （睁着好奇的眼）当真？

赵 妻 （指着自已的眼睛）我亲自看见的，前晚上鬼鬼祟祟地陪她出去，昨天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，昨晚上在这儿，（指指水斗边）我还看见他向女的要回扣！

桂 芬 （掩口）丢人的！

林志成 妈的，这世界真是男盗女娼，还不是为了钱，什么丢人的事都可以做！

（楼上施小宝看见小天津便大声地喊：“滚出去！”大家抬头听。

林志成 有朝一日我有了势力，我一定要（恨恨地）把那些.....（正要讲下去的时候——）

赵振宇 （大声地）啊！（跳起来）只有三分钟啦！（拿了桌上的书往外就跑）

赵 妻 （怒目瞪着他）死也改不好的坏脾气！

黄家楣 （从楼上）桂芬！桂芬！

桂 芬 （抬头）什么呀？

赵振宇 （猛然地推门进来）忘了帽子！（奔入屋内，取了帽子胡乱地往头上

一套，奔出）

赵 妻 （赶出去，在门口喊）喂，为什么不换套鞋？……（望见他一溜烟的去了，只能回转，嘴里咕噜着）

（桂芬把洗的衣服绞起。

林志成 （发牢骚和谈话的对手走了，只能回到自己房里去）买什么小菜啦，九点钟还不回来！

（黄家楣走出亭子间往下走，这时候桂芬正揩着手迎上去。

黄家楣 来！

桂 芬 什么事，还有几件衣服没洗好呐。

（赵妻收拾房间，林志成独自打水洗脸。

黄家楣 （站在楼梯中间）忙什么，这样的天气，一会儿就下雨，洗了又不会干。

桂 芬 （望着他）有什么事？

黄家楣 （稍稍迟疑了一下）还有吗？

桂 芬 （不懂）什么？

黄家楣 昨天的——（下半句咽了下去）

桂 芬 （会意了，低了头）买了小菜，还剩几毛钱。

黄家楣 那，今天……

桂 芬 （抬起头来望着他）今天？

黄家楣 （沉默了一刻，另找话题似的装着苦笑）桂芬！你觉得爸爸……你觉得爸爸对我很失望吧？看他的神气……

桂 芬 为什么？我看不出。

黄家楣 （沉痛地）为什么？卖了田，卖了地，典了房产，借了榨得出血来的高利钱，把一个儿子培植出来，可是今天……

桂 芬 （拦住他）你老讲这一套，什么用？你又不曾做过什么坏事情，又不

是偷懒不愿找事情做，这样大的上海找不到一件小事情，这又有什么办法啦！

黄家楣 （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渐渐兴奋）全是那时候高等小学的姚先生讲坏的，他跟我爸爸说，这孩子是一个天才，学校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高材生，将来一定有成就，让他埋没在乡下太可惜啦！可是现在，要是他还活着，我倒要请他来看一看，天才在亭子间里面！（咳嗽）

桂 芬 怎么啦，你又是……（顾虑旁人听见，制止他）

黄家楣 （沉默了一下，透了口气，放低声音）爸爸好不容易到了上海，要他整天地在亭子间里管小孩，这不是太可怜吗！

桂 芬 我知道，可是——

黄家楣 小孩儿不是还有个锁片吗？（将视线避开桂芬）

桂 芬 （耸一耸眉毛）上次给你的三块几毛钱，不就是这金锁片换的吗？

黄家楣 唔！（黯然）咪咪很可怜，这一点东西也……

桂 芬 （望了他一眼，不语）

黄家楣 那么，你——（不讲下去）

桂 芬 什么？（望着他）

〔黄家楣俯首不语。〕

桂 芬 （慢慢地）本来，有钱，是有钱的样子，没钱，是没钱的样子，你爸爸在这儿也不会住得很久吧！……

〔黄家楣不语。〕

桂 芬 （自然流露）我倒担心着今后呐。这边借三块，那边借五块，一天天地撑下去，总有一天……

黄家楣 （骤然地抬起头来，爆发似的）你以为我永远也不会有事情做吗？……（讲了这一句，又突然止住了，垂头）

桂 芬 （狼狈）不，不，我不是这样说，喂，你又是，（改换了央求的口吻）家楣，我说错啦！

〔黄家楣无言地用手抚了一下她的肩膀，转身要上楼去。〕

〔这时候后门哑然地推开，黄父抱着咪咪进来，似乎很高兴。咪咪一只手拿着一块蛋糕，一只手拿着一串荸荠。阿香反背着手，鬼鬼祟祟地跟在后面，两只眼盯着她母亲。

黄 父 哈哈，对啦对啦，是这一家，你很聪明！黄家楣 爸回来啦！（要迎下去，突然咳嗽起来）

桂 芬 你上去吧，这儿风很大。

赵 妻 （望着她女儿的手）什么？谁给你的？.....

阿 香 （手里也是一串荸荠，嘟着嘴）我说不要，他（指着黄父）一定要给我的。

赵 妻 蠢东西，客气也不懂得！（对黄父正要讲话，一会儿想起，用手势表示感谢之意）

黄 父 （大声地）亏得她，上海的屋子全是一个样，一出门就找不到是哪一家啦！哈哈哈！（走向楼梯）

赵 妻 （取过阿香的荸荠，勒下三个）吃一半！（随手提起自己的围身裙，按在阿香的鼻上）哼！

〔阿香用力一哼，发出很响的声音。

赵 妻 五岁啦，连鼻涕也不会哼！（带着阿香进房去）

黄家楣 （忍住了呛，装着笑，接过咪咪）小东西，尽要老爹抱！（对父）爸爸，上去躺一下吧，今晚上去看大戏，《火烧红莲寺》。

〔桂芬望着小孩手里的荸荠。

黄 父 （听不清，依旧答非所问）唉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算得什么，乡下的小孩儿一顿就吃这么三十五十个，吃吃，就吃惯啦！哈哈.....

〔桂芬沉着脸回到水斗边。天上又是一阵骤雨，她只能退了一步站在灶披间门口，黄家楣用手帕按着嘴也走出亭子间来，好像为着不使他父亲看见一般地猛烈地咳嗽，桂芬耸着耳听。

赵 妻 （忠告似的）你们黄先生的毛病得去请先生看一看啊！清早咳得很厉害！

桂 芬 可是他.....

赵 妻 噢，说起来，我倒有个好单方，已经治好了许多人啦，五月端午的正午时，用七七四十九个大蒜头，四眼不见……

〔突然施小宝的房内好像推倒了什么东西似的发出了怪响的声音，赵妻、桂芬、林志成一起抬头听，接着，小天津若无其事地嘴里吹着口哨，——大约是跳舞场里流行的歌曲吧，——施小宝虎虎地跟出来，嘴里一路喊。

施小宝 我不去，不去，偏不去！

〔小天津在楼梯上站住，回头望着她，尽吹口哨，不语。

施小宝 （走到平台上）你去跟他说，我一点儿也没有错。要我跟他赔罪！休想！我打他是应该的，哼！他才不漂亮，请吃了一顿饭，就打别人的主意！跟他说，**Johnie** 快回来啦，有话跟他去讲！（回身欲走）（小天津用下巴招她下来。

施小宝 （走下几档）什么？（竖起了眉毛）

小天津 （随手将一根楼梯上的扶手档子攀过来，轻轻地一折两段，悠然地丢掉，拂去手上的木屑，然后冷冷地对施小宝）你总还要在上海滩上走路吧，不听我的话，你的腿，总不比这木头还硬吧！（重新吹着口哨，在许多眼光凝视中下楼，悠然地开门而去）

〔赵妻很快地跟出去张望了一下，用力地将门关上。

施小宝 （有点儿悚然，但在众人面前，不能不硬挺几句）狗东西！强盗！（回身上楼去，倒在床上）

林志成 （听见争执，从客堂间里赶出来，直望着小天津走了之后，走到楼梯边来拾起折断了的扶手档，忿忿地）瞎了眼的，全租了些好房客！（林志成正要回身转去的时候，后门有人敲门，赵妻不敢去开，望着林志成。林志成没办法地壮一壮胆，上去扯开门。叩门的是一个须发蓬松的中年男子，穿着一套不称身的西装，肩上已经湿透了，他有一双善良而眼梢细长的眼睛，高耸的鼻子，但是态度可以看出他此刻正在一个饱经苦难而身心俱惫的状态之下，他就是杨彩玉的前夫，林志成的好友，葆珍的父亲——匡复。匡 复 请问，这儿有一位姓林……（看见林志成，仔细地认了一下）啊，你就是志成！我真找遍啦！

林志成 （太意外了，使他睁着充血的眼睛，倒退了两步）你……你……

匡 复 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……

林志成 （细细地看了之后，面色变了）啊，复生！什么……

匡 复 （热烈地伸手过去）啊，我变啦，要是在街上碰到，怕再也不会认识我吧！（苦笑）

林志成 （哑然如遭电击，不知所措）啊！——

匡 复 （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）志成！

林志成 （一瞬间爆发出遇见了旧友时的感情）复生！你回来了！你！（差不多抱住了他，但是一瞬间后，面色又惨变了）

匡 复 （举首四望了一下，看见赵妻等睁眼望着他，向桂芬和赵妻叮咛地招呼，对林志成）这全是你的家吗？.....

林志成 （如梦初醒）啊，不，不，里面坐，里面坐！（陪着匡复到客堂间去）（赵妻等以惊奇的目光望着，林随手将门关上。

匡 复 （边走边说）这一带全变啦，无轨电车也通啦，屋子大半也拆造过啦。在七八年前我在这一带住的时候.....

〔林志成失神似的望着他。

匡 复 什么，志成，你看我的样子.....

林志成 （掩饰内心混乱）唔唔，坐，坐，你抽烟吗？（从抽斗里找香烟）

匡 复 什么，你忘了我不抽烟吗？

林志成 噢噢，那么，.....（拿起热水瓶，倒开水，但是他简直不感到瓶里已经没有水了，所以空做着倒水的姿势）喝杯开水！（手抖着）

匡 复 （望着他的手，对于他的那种张皇失措的神情开始吃惊）什么，志成，我来得太突兀，你觉得很奇怪吧？你，你身体怎样？有什么不舒服吗？

林志成 （愈加狼狈）不，不.....匡 复 那么，老朋友，为什么不替我的恢复自由高兴呢？我们分手之后，连我进去之前的一年半计算在内，已经整整的十年啦！

林志成 唔唔，复生，我，我，很高兴，可是，这，这不是做梦吧！

匡 复 （笑着）不，你捏我的手，这不是梦，这是现实！

〔林志成握着他的手，对他望了一眼，又垂头不语。

匡 复 （感慨）我在那鸽子笼里梦想了八年的事，今天居然实现了。我每逢放风的时候，吸着一口新鲜的空气，吹着一阵从远方吹来的风，我就很快地想到你，志成，期满了之后，第一就要找到你，见了你，就可以看见我的彩玉，我的葆珍！

志成，她们，她们……

林志成 （眼睛里露出恐怖的光）她们，唔，她们……

匡 复 她们好吗？她们……（紧握着林志成的手）喔，志成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你，这几年，她们怎样过的，告诉我！……

〔林志成不语。

匡 复 她们好吗？志成，你说……

林志成 （塞住了喉咙）她们……（苦痛）

匡 复 （吃惊）什么？她们怎么样？

〔林志成仍旧不语。

匡 复 （站起来）志成，你告诉我，她们怎样了？她们……你用不着瞒住我，她们已经——（悲怆地）

林志成 不，不，她们很好，……过一会儿……

匡 复 （透了一口气）喔，她们很好吗？志成！要是没有你这个朋友，她们也许已经死掉，也许已经流浪在街头，我不知道做了多少的可怕的梦，梦见彩玉带了葆珍，乞丐一样地在街头要饭，啊……

〔正在他们谈话的时候，阿香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来窃听。赵妻正在小风炉上炒菜，看见阿香跑去窃听，立即赶过去一把扯开她，用拳头威胁她，阿香没法地走开。但是赵妻听见匡复讲到彩玉这两个字，便立定了脚，不自禁地也以和阿香同样的姿势，从门缝里偷听。阿香站在楼梯边望着她母亲，嘟起了嘴，瞪着。

〔匡复的话未完，突然的前门叩门声，林志成狼狈，站起来，不去开，好容易下定决心。

林志成 （对匡复）她……（还要说下去）

〔内声：（从门外）“老板娘，洋瓶申报纸有吗？”

林志成 （紧张消失了，怒烘烘地）没有！

〔内声：（习惯的口吻）“阿有啥烂铜烂铁，旧衣裳，旧皮鞋换破？”喊着去了。

匡 复 （被他打断了话头，拿起杯子，看见没有水，又放下。这时候才将室

内看了一遍，当他的视线射到挂着的一件女人的旗袍的时候）噢，志成，（强作精神）我还不知道，你已经结了婚吗？

林志成 （痛苦愈甚）唔……匡 复 几年啦，你太太呢？

（林志成不语。

匡 复 为什么？在里面觉得日子过得很慢，可是想一想，时间还是很快的，在学校里面闹饭厅的老对手，现在都已经是中年人啦！（感慨系之，停了一下）志成，你今年是三十……五？

林志成 （终于忍不住了，突然地站起来）复生！这几年，你为什么不给我一封信？写一封平安信，总不该是不可能吧！

匡 复 什么？

林志成 从你在龙华的时候带了那封信给我之后，……就一个字也没有……那时候，案子又是那么严重！

匡 复 朋友，对不住，我不知道外面是个什么世界，寄信给你，也许会对你不方便……

林志成 （用一种差不多要哭的声音）可是，可是，复生！你这样做，你这样做，就使我犯了罪，犯了一种没有面目见朋友的罪啦！复生，请你唾骂我，我卑劣，我对不住你……

匡 复 （惊住）什么？你说——

林志成 我不是人，我没有面目见你，我……（双手抱住了头）

匡 复 什么事？志成，我一点也不懂，你说……你说……

林志成 复生！

匡 复 什么？

林志成 我——（停止）

匡 复 什么啊？你说。

林志成 我跟彩玉——

（匡复一怔。

林志成 （咬紧牙根）我跟彩玉同居了！

匡 复 （混乱，但是无意识地）嗯——（颓然坐下，学语似的）同——居——了！

桂 芬 （大声地）啊哟，赵师母！你的菜炒焦啦！

（赵妻狼狈地跑回。桂芬拿了洗好的衣服之类上楼去。）

林志成 （低声而有力地）自从我接到你从龙华辗转托人带给我的信，我就去找彩玉，跟你想象的一样，那时候，她们潦倒在一家阁楼上，你家里的一切，差不多全在你出事的时候给拿去啦。我……（喘了一口气）我尽我的力量招呼她们，可是，一年，两年，得不到你一点儿消息，跟你同案子的人，死的死啦，变的变啦，足足的等了你三年，（渐兴奋而高声）简直不知道你死了还是活着……（很快地改语调）可是，不，不，这并不能作为我犯罪的辩解，我犯了罪，我对不住你……可是，复生！我是一个人，我有感情，我为着要使她们幸福，我就……

匡 复 （兴奋的声音）要使她们幸福？……（好容易才制止了自己的感情混乱）唔，……等一等，我……让我想一想……

林志成 现在想起来，使我苦痛的原因，还是为了一点不值钱的所谓的义气，我要帮助朋友，帮助朋友的家属。每次看见葆珍的时候，我总暗暗地想，我一定要保护她，使她能够念书，能够继续你的志向……可是，这就使我犯了罪，我……

匡 复 （失神似的自言自语，好像不曾听见林志成的话）要使她们幸福——

林志成 （多少的有点歇斯底里）我也是男子汉，我也念过书，以前，你将我看作自己的兄弟一样，那么你在患难中的时候，我能做出对不住你的事吗？一两个月之后我感到了危险，我几次三番地打定主意，我要离开，离开这种我平生不曾经历过的危险，我想凑成一笔整数的钱，交给彩玉，那么，我可以不必经常地照顾她们的生活，可是——

匡 复 （好容易恢复了他的平静）那么彩玉呢？

林志成 也许，她也跟我一样，运命遮住了我们的眼睛，愈挣扎，愈危险，终于——

匡 复 慢，那么现在……

林志成 （不等他说完）现在？一切不都已经很明白吗？我犯了罪，就等着你的审判。不，在你来审判我之前，良心早已在拷问着我了，当我些微地感觉到一点幸福，感觉到一点家庭的温暖，这时候一种看不见的刑具就紧紧地压住了我的心。现在好啦，你来啦，我供认，我不抵赖，……我在你面前服罪，我等着你的裁判！（一口气地讲完，好像安心似的透了口气，颓然）

匡 复 不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要知道，现在你和彩玉都幸福吗？

林志成 （反攻似的口吻，但是痛苦地）你说，幸福能建筑在苦痛的心上吗？

匡 复 （黯然）唔——

〔沉默片刻，桂芬拿了一个洋瓶从亭子间出来。〕

黄 父 （声）你别去打酒啊，我不喝，……暧暧……

〔桂芬走到后门口，正值阁楼的住户“李陵碑”回来，臂下夹着几份卖不完的报，已经喝了一点酒，醉醺醺地谁也不理会，嘴里哼着，一径往楼上去。〕

李陵碑 （唱）“盼娇儿，不由人，珠泪双流……（苍凉之感）我的儿啊，七郎儿，回雁门，把兵求救，为什么，此一去，不见回头……”

匡 复 （跟着李陵碑的歌声，望了一望楼顶，颓丧地）我不该来看你们，我多事啦……

林志成 什么，你说……

〔匡复不语。〕

〔有人敲门，林志成毫不思索地站起来，决然。〕

林志成 好，她回来啦，我，我此刻出去，让你们谈话，怎么办我都愿意。朋友，我等着你的决定……（去开门）

〔但是进来的是一个穿工服的青年人。〕

青 年 （张皇地）林先生，快，工务课长请你立刻去，厂里出了事，快……

林志成 （冷冷地）日班的事，跟我有什么相干？

青 年 不，不，闹得很厉害，快，大家等着。（差不多强迫一样拉着他）

林志成 不，不，我有事……（被扯着只能换了衣服下场）

匡 复 （重新再将室内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走近案前，拿起一本葆珍方才剩下的唱歌本子，看了一下。独自地）林葆珍，唔，林！（将书放下，屈指计算）那时候她是五岁……（无意识地在葆珍的小钢琴上按了一下）

〔这时候太阳一闪，黄父抱着咪咪从亭子间窗口探出头来，望一望天。一刻，

黄家楣拿了一个包袱匆匆地下楼来，当他走到水斗边的时候，正值桂芬打了酒回来。

桂 芬 （望着他的包裹）什么？

黄家楣 （有点忸怩）衣服！……

桂 芬 （将露出在包裹外的一只衣角一扯，望了他一眼，然后）家楣，我只有这一件出客的衣服啦！……〔黄父从楼窗口望着。

黄家楣 （解嘲地）反正你又没有应酬，天气热了又用不着，过几天……（看见桂芬有不舍之意，硬一硬心肠不管她，往外就走）

桂 芬 家——

〔黄家楣头也不回地走了，望着他的背影，桂芬突然以手掩面，爆发一般地啜泣。黄父在楼上看见了这种情景，面色陡变，很快地从楼梯上走下来。二人在楼梯边相遇，桂芬看见他，狼狈地改换笑容。

桂 芬 老爹……黄 父 （望着她）唔……

〔后门，杨彩玉提着菜篮回来，好奇地望着他们。

〔雨渐大，弄内儿童喧噪声。

——幕 下

第二幕

〔同日下午。

〔客堂间，——杨彩玉伏在桌上啜泣，匡复反背着手，垂着头，无目的地踱着，二人沉默。

〔客堂楼上，——小天津躺在施小宝的床上，脸上浮着不怀好意的微笑，抽着烟。施小宝哭丧着脸，在梳妆台前打扮，沉默。

〔亭子间，——夹着小孩哭声里面，黄家楣大声地在和他父亲谈话，言语不很清楚。不一刻，桂芬带着紧张的表情，拿了热水瓶慢慢地下楼来，她耸着耳朵在听他们父子间的谈话，开后门出去。

〔灶披间，——赵妻在缝衣服，无言。

〔一分钟之后。

〔太阳一闪，灿然的阳光斜斜地射进了这浸透了水气的屋子，赵妻很快地站起身来，把湿透了的洋伞拿出来撑开，再将一竹竿的衣服拿出来晒。〕

黄 父 （声）瞧，不是出太阳了吗？（一手推开窗）

黄家楣 （声）爸，再住几天，晚上天晴了去看《火烧红莲寺》……（咳嗽）

黄 父 （声）下了半个月的雨，低的几亩田，怕已经余掉啦，不回去补种，今年吃什么？

〔赵妻好不容易将衣服晒好，回到室内坐定，拿起针线，太阳一暗，又是一阵大点子的骤雨，连忙站起来，收进。〕

赵 妻 （怨恨之声）唧！

匡 复 （踱到杨彩玉面前站定）那么你说……你跟志成的同居……

〔杨彩玉无语。〕

匡 复 （独白似的）你跟他的同居，单是为着生活，而并不是感情上的……

〔杨彩玉无言，不抬起头来，右手习惯地摸索了一下手帕。〕

〔匡复从地上拾起手帕，无言地交给她，沉默。门外卖物声，阿香悄悄地从后门推门进来，好像担心着踏湿了的鞋子似的，不敢进来。〕

匡 复 唔，生活，为了生活！（点头，颓然地坐下。一刻，又像讥讽，又像在透漏他蕴积了许久的感慨）短短的十年，使我们全变啦。十年之前，为着恋爱而抛弃了家庭，十年之前，为着恋爱而不怕危险地嫁了我这样一个穷光蛋；可是，十年之后……大胆的恋爱至上主义者，变成了小心的家庭主妇了！

〔杨彩玉无言，揩了一下眼泪，望着他。〕

匡 复 彩玉！怕谁也想不到吧，你能这样的……（不讲下去）

杨彩玉 （低声）你，还在恨我吗？

匡 复 不，我谁也不恨！

杨彩玉 那么，你一定在冷笑，……一定在看不起我吧。当自己爱着的丈夫在监牢里受罪的时候，将结婚当做职业，将同情当做爱情，小心谨慎地替人管着家。……

匡 复 彩玉！

杨彩玉 （提高一些声调）但是，在责备我之前，你得想象一下，这十年来的生活！我跟你结婚之后，就不曾过过一日平安的生活，贫穷，逃避，隔绝了一切朋友和亲戚。那时候，可以说，为着你的理想，为着大多数人的将来，我只是忍耐，忍耐，……可是你进去之后，你的朋友，谁也找不到，即使找到了，尽管嘴里不说，态度上一看就知道，只怕我连累他们。好啦，我是匡复的妻子，我得自个儿活下去，我打定了主意，找职业吧，可是葆珍缠在身边。那时候她才五岁，什么门路都走遍，什么方法都想尽啦，你想，有人肯花钱用一个带小孩的女人吗？在柏油路粘脚底的热天，葆珍跟着我在街上走，起初，走了不多的路就喊脚痛，可是，日子久了，当我问她，“葆珍，还能走吗”的时候，她会笑着跟我说：“妈！我走惯啦，一点也不累。”……（禁不住哭了）这是——生活！

匡 复 （痛苦地走过去抚着她的肩膀）彩玉，我一点也没有责备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说……杨彩玉 你说，这世界上有我们女人做事的机会吗？冷笑，轻视，排挤，轻薄，用一切的方法逼着，逼着你嫁人！逼着你乖乖的做一个家庭里的主妇！……

匡 复 彩玉！过去的事，不用讲啦，反正讲了也是没有法子可以挽回来。你得冷静一下，我们倒不妨谈谈别的问题。

杨彩玉 ……（一刻）别的问题？（回转身来）

匡 复 唔……（沉默，踱着）

〔桂芬泡了开水回来，手里托着几个烧饼。阿香艳羡地跟着进来，桂芬上楼去。一刻，黄家楣与桂芬出来，站在楼梯上。〕

黄家楣 （带怒地）方才我出去的时候，你跟爸爸说了些什么？

〔桂芬摇头。〕

黄家楣 没有说？那为什么上半天还是高高兴兴的，一会儿就会要回去呢？他说今天晚上要回去了！

桂 芬 今晚上？（吃惊）不是讲过了去看戏吗？

黄家楣 （恨恨地）已经自个儿在收拾行李啦，还装不知道！

桂 芬 装不知道？你说什么？

黄家楣 我说你赶他走的！

桂 芬 我……赶……他……走！家楣！你讲话不能太任性，我为什么要赶走他？我用什么赶走他？

黄家楣 （冷冷地）为什么，为着我当了你的衣服；用什么，用你的眼泪，用你那副整天皱着眉头的神气。他聋了耳朵，但是他的眼睛没有瞎，你故意地愁穷叹苦，使他……使他不能住下去！……

桂 芬 我故意地？……黄家楣 我爸爸老啦，你，你，你……

桂 芬 （被激起了的反驳）你不能这样不讲理！你别看了别人的样，将我当作你的出气洞。你希望你爸爸多住几天，我懂得，这是人情。可是我问你，这样多住了几天，对他，对你，有什么好处？你这样只是逼死大家，大家死在一起，……我，（带哭声）我为什么要赶走……他（黄家楣无言，以手猛抓自己的头发。

桂 芬 （委婉地）家楣！你自己的身体……

〔亭子间小儿哭声。

黄 父 噢，别哭别哭，我来抱，好，好……

〔桂芬用衣袖揩了一下眼泪，黄家楣很快地拿自己的手帕替她揩干，让桂芬回房间去。黄家楣垂着头，跟在后面。

匡 复 （听完了他们的话）那么——你们现在的生活……

杨彩玉 （苦笑）你看！匡 复 我看，志成也很苍老了。也许，我今天来得太意外，方才看见他的时候，觉得在他从小就有的忧郁症之外，现在又加了焦躁病啦……

〔杨彩玉无语。

匡 复 他在厂里的境遇？

〔杨彩玉摇头。

匡 复 依旧是不结人缘？

杨彩玉 （点头，一刻）你看，我呢？我老了吧！

匡 复 （有点难以置答）唔……杨彩玉 老啦？

〔匡复望着她。杨彩玉 你说啊，我——

〔匡复沉默不语。杨彩玉 （佯笑）不说，唔，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彩玉啦！

匡 复 （仓皇）不，不，我在想……

〔沉默。〕

杨彩玉 想？唔，那么你看，我幸福吗？

匡 复 我希望！

杨彩玉 你讲真话！你看，他能使我幸福吗？

匡 复 我希望，他能够。

杨彩玉 （冷笑，避开他的视线）你说我变了，我看，你也变啦。你已经没有以前的天真，没有以前的爽快啦。

匡 复 什么？你说……

杨彩玉 （很快地接上去）假使我现在告诉你，志成不能使我幸福，我现在很苦痛，葆珍跟我一样地也是受着别人的欺负，那你打算……（凝视着他）

〔匡复不语。〕

杨彩玉 他在厂里不结人缘，受人欺负，被人当作开玩笑的对象。他的后辈一个个地做了他的上司。整天地担忧着饭碗会被打破，回到家里来，把外面受来的气加倍地发泄在我的身上，一点儿不对，嘟着嘴不讲话，三天五天地做哑巴，……复生！你以为这样的生活，——可以算幸福吗？

匡 复 （痛苦地）彩玉，我对不住你……

〔后门推开，葆珍很性急地回来，赵妻看见她，很快地对她招手，好像要报告她一些什么消息；可是葆珍好像全不注意，大踏步地闯进客堂间里。二人的谈话中断，匡复反射地站起身来。〕

杨彩玉 葆珍，过来，这是……（碍口）

匡 复 （抢着）是葆珍吗？（以充满了情爱的眼光望着）

葆 珍 （吃惊）认识我？先生尊姓？

杨彩玉 葆珍……（语阻）

匡 复 （笑着）我姓匡……

葆 珍 （很快）**Kuan**？怎么写？（天真烂漫）

匡 复 （用手指在桌上写着）这样一个匚里面，一个王字。

葆 珍 匡？（做着夸大的吃惊的表情）有这样奇怪的姓吗？这个字作什么解释？

匡 复 （给她一问便问住了）那倒——

葆 珍 （很快地跑到桌子边去找出一本小小的字典，翻着）匚部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……有啦，喔，**Kuang**，匡正，改正的意思，可是匡先生，这样的字，现在还有人用吗？

匡 复 （始终以惊奇而爱惜的眼光望着她）唔，用是用，可是已经很少啦。

葆 珍 没有用的字，先生说，就要废掉，对吗？

杨彩玉 葆珍！

匡 复 唔！你很对！（笑着）我今后就废掉它。

葆 珍 那好极啦，妈，为什么老望着我？快，给我一点儿点心，我要去上课啦。

匡 复 为什么，不是才下课吗？

葆 珍 不，（骄傲地）方才先生教我，此刻我去教人，我是“小先生”，教人唱歌，识字。

匡 复 “小先生”？

〔杨彩玉拿了几块饼干给她，她接着边吃边说。〕

葆 珍 “小先生”，不懂吗？小先生的精神，就是“即知即传人”，自己知道了，就讲给别人听……啊，时候不早啦，再会！（跳跑而去，至门口，嘴里唱着）“走私货，真便宜！”

赵 妻 （低声而有力地）葆珍！……

〔葆珍不理而去。〕

匡 复 （不自觉地，跟了一两步，望她出去之后才回头来）唔，日子真快！

杨彩玉 （怀旧之感）你看，她的脾气，不是跟你年青的时候完全一样吗？你做学生的时候，不是为了一门代数，几晚上不睡觉，后来弄出了一场病吗？她也是一样，什么事，都要寻根究底的！

匡 复 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这种精神了。……（沉吟了一下，想起似的）彩玉！我此刻倒觉得安心了。当我在里面脚气病厉害的时候，我已经绝望，在这一世，怕总不能再和你们见面啦，可是现在，我亲眼看见了葆珍，居然跟我年青的时候一样……

杨彩玉 你安心啦？你以为葆珍很幸福吗？

匡 复 不，我不是这意思……

杨彩玉 （忧郁地）在她洁白的记忆里面，也已经留下了一点洗刷不掉的黑点了，别的小孩们叫她……（望着匡复）

匡 复 什么？连她也有——

〔这时候后门口小孩子争吵之声，赵妻望着门外。

阿 牛 （声）拿出来！拿出来！

阿 香 （声）这是我的！姆妈！（大声地叫）

赵振宇 （从学校里回来的模样，两手拦着两个孩子进来）到里面去！到里面去！（见阿牛和阿香扭在一起）哈哈……

阿 牛 拿出来！（回头对他爸爸）这是我的“劳作”，她把我弄掉了，拿出来！

阿 香 妈给我玩的！是我的！

〔二人扭打，赵振宇始终不加干涉，带笑地望着。赵妻连忙放下了针线出来。

赵 妻 阿牛！（看见赵振宇的那副神气，虎虎地）尽看！打死了人也不管！（去扯阿牛）

赵振宇 （神色自若）不会不会，黄梅天，让他们运动运动也好！

赵 妻 不许打，阿牛！你这死东西！

〔阿牛一拳将阿香打哭了。

赵振宇 哈哈……

赵 妻 （死命地将阿牛扯开）你还笑！

〔赵振宇机械地，有点儿做作，忍住了笑。这时候阿牛猛扑过去，从阿香手里

夺回了一张纸板细工。

赵 妻 什么，你抢，抢，……（扯着阿牛进房去）

赵振宇 （蹲下来，拿出手帕来替阿香揩眼泪，一边用教员特有的口吻）别哭啦，我跟你讲过的，打胜了不要笑，打败了不许哭，哭的就是脓包！（顾虑着他妻子听见，低声地）明天再来过！（带着阿香进房间去）我跟你哥哥讲的故事你也听过的，拿破仑充军到爱尔伐岛去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唔，唔……啊，你瞧！阿牛已经在笑啦。（大声地）哈哈……

〔前楼，——施小宝已经打扮好了，听见赵振宇的笑声，想起了什么似的往楼下走。

小天津 （狠狠地）哪儿去？

施小宝 （举起她穿着拖鞋的脚）我又不会逃，急什么？（下楼，走到灶披间门口，对赵振宇悄悄地招手）赵先生！

赵振宇 喔，你在家？（走过去）

〔赵妻怒目而视，望着。

施小宝 （低声地）请你替我查一查这几天报……

赵振宇 什么事？

〔赵妻起身站在灶披间门口。

施小宝 请你替我查一查，**Johnie**——那死胚的船什么时候回到上海来？

赵振宇 喔喔，（回身去拿报，又想起了似的）那船叫什么名字啊？

施小宝 那倒……唔，有个丸字的。

赵振宇 哈哈……有个丸字的船可多得很呐，譬如说……

施小宝 那么——

赵 妻 （故意使她听见）不要脸的！

赵振宇 你们先生快回来啦？

施小宝 （回身，忧郁地）能回来倒好啦！（上楼去，一想，又回下来，走向客堂间，看见有客，踌躇）喔，对不住，林先生不在家？

杨彩玉 喂，有什么事吗？

施小宝 （难以启口）林师母！我跟你讲一句话。

杨彩玉 （走到门边）什么？

施小宝 林先生就回来吗？

杨彩玉 有什么事吗？.....可以跟我说。

施小宝 （迟疑了一下，决然，但是低声地）您可以替我把我房间里的那流氓赶走吗？

杨彩玉 什么？流氓？

〔匡复站起来。

施小宝 他，他要我，.....我不高兴去，过一天我那死胚回来了会麻烦.....

杨彩玉 我不懂啊，那一位是你的.....

小天津 （有点怀疑，站起来，走到楼梯口）小宝！

施小宝 （吃惊，很快地）他是白相人，他逼着我到——

小天津 （大声）小宝！

施小宝 （回身，上楼去，哀求似的）假使林先生回来啦，请他.....（上去）

匡 复 （看她走了之后）什么事？杨彩玉 我也不知道啊！

〔二人仰望着楼上。

施小宝 急什么，又不去报死！

小天津 人家等着，走啦！

施小宝 （勉强地坐下，穿高跟鞋）烟卷儿。

〔小天津摸出烟盒，已经空了，随手将自己吸着的一支递给她。

施小宝 （接过来深深地吸了一口，就将它丢了，故示悠闲地）你可知道，**Johnnie** 明天要回来啦。

〔小天津若无其事。

施小宝 你不怕他找麻烦？

小天津 （不理睬，突的站起来）走！

施小宝 （做个媚眼）可是，这也要把话讲明白了再走啊！（接近他，做个媚态）

小天津 你要我动手吗？（虎虎地将她拉开）

施小宝 （掩饰内心的狼狈）那么我明天会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反正你是有种的。（起身，被小天津威胁着下楼）

小天津 （在楼梯上）告诉你，**Johnie** 此刻在花旗，懂吗？

〔施小宝不语，二人出去。赵妻怒目送之，回头来要发话，但是没有对手，只能罢了。（门外卖物声，天骤然阴暗。

桂 芬 （走到平台上，叫）林师母！请您把电灯的总门开一开！

〔杨彩玉无言地开了电灯总门，亭子间骤然明亮。远远的雷声。以下在匡复与杨彩玉讲话间，亭子间与灶披间的住户们开始作晚餐的准备。

杨彩玉 你还没有回答我方才的话啊，你看，我们现在的生活，过得很幸福吗？

〔匡复沉默。

杨彩玉 假使，你真心说，假使你以为我跟葆珍的生活都很不幸，那么……

〔匡复不语。

杨彩玉 你能安心吗？

〔匡复痛苦，无言。

杨彩玉 （走近一步）你为什么不讲话呀？你当初不是跟我说，你要用你一切的力量使我幸福吗？

匡 复 （痛苦地）彩玉，你别催逼我！我的头脑混乱了，我不知应该怎么办，我，我……（站起来无目的地踱着）

杨彩玉 （沉默了片刻之后）唔，复生！你记得黛莎的事吗？

匡 复 （站住）黛莎？

杨彩玉 唔，我们在小沙渡路的时候，我害了伤寒，你坐在我床边跟我讲的一个故事，小说里的那女人不是叫黛莎吗？

匡 复 啊啊，.....

杨彩玉 那时候你嫌我软弱，讲到黛莎的时候，你总说，彩玉，要学黛莎，黛莎多勇敢啊！那叫什么书？我记不起啦！

匡 复 唔，那是，.....那书的名字是叫做《水门汀》吧。

杨彩玉 对啦，《水门汀》，你现在觉得黛莎那样的女人怎么样？

〔匡复不语。〕

杨彩玉 你跟我讲的许多故事里面，不知怎么的，我老也忘不了黛莎。也许——

匡 复 （拦住她）彩玉，你别说啦，我懂得你的意思，可是.....

杨彩玉 我当然不能比黛莎，可是你不是说，永远永远地要使我幸福吗？只要你活着。

〔匡复无言。〕

杨彩玉 （进一步地）你说，我不能学黛莎吗？像那小说里面一样，当她丈夫回来的时候，.....

匡 复 （惨然）可是，你可以做黛莎，而我早已经不是格莱普啦。黛莎再遇见她丈夫的时候，她丈夫是一个战胜归来的勇士，可是我（很低地）已经只是一个人生战场的残兵败卒啦。

杨彩玉 复生！

匡 复 方才你说，我也变啦，对，这连我自己也知道，我也变啦，当初我将世上的事情件件看得很简单，什么人都跟我一样，只要有决心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成就，可是，这几年我看到太多，人事并不这样简单，卑鄙，奸诈，损人利己，像受伤了的野兽一样的无目的地伤害他人，这全是人做的事！.....（突然想起似的）喔，可是你别误会，这，我绝不是说志成，他跟我一样，他也是弱者里面的一个！

杨彩玉 （感到异样）复生，这是你讲的话吗？弱者，你现在已经承认是一个弱者了吗？你当初不是几次几次地说.....

匡 复 所以，我坦白地承认我已经变啦，你瞧我的身体，这几年的生活，毁坏了我的健康，沮丧了我的勇气，对于生活，我已经失掉了自信。……你看，像我这样的一个残兵败卒，还有使人幸福的资格吗？

杨彩玉 那么你说……我们之间的……

匡 复 （绝望地）我方才跟志成说，我反悔不该来看你们，我简直是多此一举啦。

杨彩玉 复生！这是你的真心话吗？以前，你是从来也不说谎话的！

〔匡复无言。〕

杨彩玉 （含着怒意）那么，你太自私，你欺骗我！从你和我结婚的那时候起。

匡 复 什么？（走近一步）

杨彩玉 问你自己！

匡 复 彩玉！我没有这意思，我只是说对于生活，我已经失掉了自信，我没有把握，可以使你和葆珍比现在更……

杨彩玉 那么我问你，很简单，假定，这八年半里面，你没有志成这么一个朋友，我跟他也没有现在一样的关系，那么很自然，假定我跟葆珍现在已经沦落在街头，也许，两个里面已经死了一个，假定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，你找到了我，我要求你帮助，那时候，你也能跟方才一样地说：“我已经没有使你们幸福的自信，我只能让你们饿死在街上”吗？

匡 复 （一句话被问住了，混乱）那……那……

杨彩玉 那么我只能说，要不是你太残酷，那就是你在嫉妒！

匡 复 （茫然自失）彩玉！

杨彩玉 要是在别的情形之下，你一定会对我说，彩玉我回来啦，别怕，我们重新再来过，可是现在，——你，你已经厌弃我了！——为着我要生活……

匡 复 彩玉，别这么说，我，我应该怎么办呢？我简直不能再想啦！（焦躁苦痛）

〔弄内性急地叫喊着《大晚报》的呼声，赵振宇急忙地买报。杨彩玉（央求地）复生！你不能再离开我，不能再离开那被人看作没有父亲的葆珍，为着葆珍，为着我们唯一的……

匡 复 （吟沉了一下）这，这不使志成……不使志成更苦痛吗？

杨彩玉 （沉默了一下）可是，我早就跟你说，这只是为着生活……

匡 复 （垂头，无力地）彩玉！……

杨彩玉 （捏着他的手）打起勇气来，……从前你跟我讲的话，现在轮着我对你讲啦。（笑，扶起他的头）你还年青呐，（摸着他的下巴）好啦，把胡子剃一剃！……（一边说，一边从抽斗里找出林志成的安全剃刀等等）复生！别多想啦，今天是应该快活的，对吗？

匡 复 （充满了蕴积着的爱情，爆发般地）彩玉！（将头埋在她的胸口）

杨彩玉 （抚着他的头发）复生！你，你……（感极而泣，与匡复二人依偎着）

〔天色渐暗，沙嗓子的老枪没气力地喊着《大晚报》、《新闻夜报》、“无线电节目”……从前门外经过，尖喉咙的女人喊着《夜报》等等。〔灶披间点了电灯。

〔突然，前门猛烈地敲门声，匡复和彩玉反射地分开。

杨彩玉 谁？（一边去开门）

〔厂里的一个青年职员，带着一个工头模样的人进来，满头大汗。青年 快，叫林先生快去！

杨彩玉 他没有回来啊。

青 年 （差不多要闯进来搜寻似的姿势）林师母，您帮帮忙，工务课长已经在发脾气啦，这不干我的事啊。（大声地）林先生！

杨彩玉 （惊奇）真的他没有回来啊，上半天出去了，就没有回来过！有什么事吗？

青 年 （焦躁地）事可多呐，……林师母，当真……那么您知道他到哪儿去吗？

杨彩玉 （着急）我怎么知道，……他什么时候走的？有什么事吗？……

青 年 （不回答她，回头对工头）那您赶快到二厂去看一看。

〔工头将匡复上下地望了一下，下场。

青 年 林师母，事情很要紧，要是他不去，……（揩一揩额上的汗）好啦，他回来，立刻请他就来，大老板也在等他。（匆匆而下）

杨彩玉 喂喂……（看见他走了，关了门，担忧地望着匡复）

匡 复 （紧张地）什么事？

杨彩玉 近来厂里常常不安静，可是……

匡 复 他到哪儿去啦？……（不安地）他不会做出……

杨彩玉 （低头）不会吧，可是……（也感到不安）

〔后门外一阵笑声，骂声，门推开，李陵碑喝醉了酒，带跌带撞地进来，嘴里哼着。后门好像跟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小孩和妇女，阿香夹在里面，匡复耸耳听；但是杨彩玉却早知道这是李陵碑的日常功课了，看了一眼方才拿出了的安全剃刀，去替他倒水。〕

李陵碑 （醉了的声音）要我唱，我就唱，这有什么……（唱）“金乌坠，玉兔升，黄昏时候……盼娇儿，不由人，珠泪双流……”

门外人声一 好！马连良老板差不多！

门外人声二 再来一个！

门外人声三 李陵碑你的娇儿死啦！死啦！

李陵碑 （突然旋转身来）妈的，谁说，谁说，咱们阿清在当司令，也许是师长，督办，也许，……也许……

门外人声一 也许已经是炮灰！

门外人声二 别打岔，让他唱下去！

李陵碑 （用拳头威胁门边的小孩）妈的，你们也敢欺负我！

〔小孩们一哄而走，笑声，但是一下又重新集合起来。〕

李陵碑 阿清当了司令回来，我就是……（舌头不大灵便）老太爷啦，妈的……（走近赵振宇身边，不客气地将他在看的报纸夺来，指着）赵……赵……赵先生，报上有李司令，李阿清司令到上海来的消息吗？

〔赵振宇带笑地望着他。〕

李陵碑 登出来的时候，你……你告诉我，我，我请你喝酒！（将报纸还给他）
妈的，有朝一日，阿清回来……（跌跌撞撞地上楼去，苍凉地唱）“含悲泪，进大营，双眉愁皱，腹内饥，身又冷，遍体飕飕……”

赵振宇 （起身来将闲人遣走）没有什么好看！……（回头来见阿香，一把抓住）你也看，我跟你说过，李陵碑来的时候，不准笑，你……你，（不管阿香懂不懂地）你简直是幸灾乐祸啦，这，这……

〔天色愈暗，杨彩玉开电灯，给匡复倒了洗脸水，望着他。〕

匡 复 怎么回事？

杨彩玉 阁楼上的房客，怪人，他有一个单生子，在“一二八”打仗的时候去投军，打死啦，找不到尸首，可是他一定说，儿子还活着，在当司令，有点儿神经病啦。

匡 复 唔……（感慨系之，剃须）

李陵碑 （声）（苍凉的歌声）“……不由人，珠泪双流……”

〔黄父抱了小孩下来。远雷。〕

桂 芬 （从亭子间门口）爸爸，晚啦，别抱他出去！

〔黄父根本不曾听见，看见赵振宇殷勤地和他招呼。〕

赵振宇 老先生！天要下雨啦！

黄 父 （依旧是答非所问）今晚上要回去啦，多抱一抱，哈哈……（多少的在态度上已经有一点忧郁了）

赵振宇 什么，回乡下去？不是说，（回头问他妻子）今晚上去看戏吗？

〔黄家楣从窗口探出头来。〕

黄 父 今年雨水太多，低的田春苗要补种了……

赵振宇 多玩几天呐，上海好玩的地方还多呐。

黄 父 （哄着小孩，自言自语地）好，好，外面去买东西给你吃。……（正要出门的时候，电光一闪，一个响雷，他只能回转，望了望天，对赵振宇）所以说，这个世界是变啦。咱们年纪轻的时候，天上打闪，总有雷的声音的，可是变了民国，打闪也没有声音啦，对吗？有人说：雷公敲的鼓破啦。

赵振宇 什么，方才不是……（一想就明白了）哈哈！……（大声地）老先生！雷公的鼓没有破，还是很响的，你老先生的耳朵不便啦，所以听不见啊，哈哈……

黄 父 什么，我说，不打雷，地上的春花就要……

赵振宇 （好不容易制止了笑，对他妻子）你听见吗？他说变了民国，天就不打雷啦，哈哈——（又诚恳地对黄父）天上的雷，是电气，换了朝代也要响的……（又听见远雷声）诺诺，又响啦。

黄 父 （摸不着头脑）什么？天上……

赵振宇 （大声）天上的雷，不是菩萨，是电气，（对他耳朵）电气……

黄 父 （还是不懂）生气？我……我不生气。

赵振宇 （大声）电气，电灯的……

赵 妻 酱油没有了，去买！

赵振宇 （大声地）天上的云里面，有一种电气，电……

赵 妻 （将酱油瓶拿到他的鼻子前面）去买酱油！

赵振宇 （忘其所以，用更大的声音对他妻子）叫阿牛去买！

赵 妻 （一惊，狠狠地）我又不聋！

（始终忧郁着的黄家楣，这时候也不禁破颜一笑。

赵振宇 （省悟）啊，对啦，（低声）叫阿牛去买吧！（又回头对黄父，同样低声地）天上有一种电气，……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阿牛在念书。（把酱油瓶塞在他手里）

赵振宇 （无法可想，对黄父大声地）等一等，我就来。（出去）

黄 父 （莫名其妙，对赵妻）他说什么？唔，耳朵不方便……（回身上楼去）

桂 芬 （正拿了铅桶下来，在楼梯上）爸爸，当心。（开了楼梯上的电灯）

黄 父 （一怔）唔，……（望着电灯，上楼去）

赵 妻 （看见桂芬下来）喂，为什么老先生今晚上要回去了？

〔桂芬点头无言。〕

赵 妻 有了什么要紧的事？家里……

桂 芬 老年人都有点儿怪！说起要走，今晚上就要走啦。

赵 妻 （鬼鬼祟祟）你知道，（指着客堂间低声）林师母从前的男人……

赵振宇 （回来，看见那种神气）改不好的脾气，我跟你说，人家的事，不要管，人家的丈夫也好……

赵 妻 （狠狠地制止了他）嘘，（低声地）那你为什么要来管我呐？

赵振宇 （搔着头进去，忽然想起）啊，楼上的老先生呢？方才的话没有讲完呐。

赵 妻 （依旧鬼鬼祟祟地对桂芬）方才我听见姓林的跟他说，葆珍怎么怎么样……（见阿香走过来听，狠狠地）听什么？小鬼！（继续对桂芬）姓林的跑走啦，方才我听见女的在哭，啊哟，这事情真糟糕吗！那男的你看见过没有？

桂 芬 （摇头）还在吗？

赵 妻 （点头）唔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像戏里做出来的薛平贵……

〔正要讲下去的时候，林志成带着兴奋的表情，从后门进来。她很快地将要讲的话咽下，若无其事。〕

〔林志成手里拿了一瓶酒和一些熟食之类的东西，照旧谁也不理会地往里面走。〕

赵振宇 （看见他）噢，林先生！（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晚报上的记事）你们厂里今天——

〔林志成好像不听见似的走过，赵振宇只能重新坐下，赵妻兴奋地望着林志成的背影。〕

杨彩玉 （望着修好了面的匡复）瞧，不是年青了很多吗？

〔林志成无言地进去，杨彩玉和匡复离开了一步。匡复多少的觉得有点狼狈。〕

杨彩玉 方才厂里的小陈来过啦，说要你——

林志成 （沉重地）我知道。（将酒瓶和熟食交给杨彩玉）

杨彩玉 厂里有什么事吗？说要你立刻就去……

林志成 我知道，家里没有什么菜，到弄口的小馆子里去叫几样。（对匡复）今晚上喝一点儿酒吧。

匡 复 志成，您——

林志成 （强自振作，态度很不自然）复生！咱们已经很久不在一块儿吃饭啦，你不喝酒，可是今晚上也得喝一杯，我也很久不喝啦，我今天很愉快，你要替我欢喜，我解放啦。

匡 复 （苦痛）志成，你别这么说……

林志成 不，不，今天真痛快，我从一方面受人欺负，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面解放出来啦。（大声）我打破了饭碗。可是从今以后，我可以不必对不住自己良心地去欺负别人啦。

匡 复 （差不多同时地）什么，你……

杨彩玉 林志成 笑话，要我去收买流氓，打人，哼，我为什么要这样下流，我可以不干！哼，真痛快，什么工务课长，平常那么威风，（渐渐兴奋）今天又给我看到了！（对杨彩玉）你去预备饭吧。

匡 复 （关心地）志成，你休息一下，我看你很倦了！

林志成 不，不，我很高兴，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，今天才拿掉啦！复生！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以前，我尽是害怕着丢饭碗，厂里闹着裁人的时候，每天进厂，都要看一看厂务主任的脸色；主任差人来的时候，全身的血，会奔到脸上来。可是今天，当他气青了脸，拍着桌子说：“你给我滚蛋”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怕，我很镇静，这差不多连我自己也不相信。……

杨彩玉 （端了一盆水给他）你……

林志成 （兴奋未退）工场管理本来不是人做的，上面的将你看成一条牛，下面的将你看做一条狗。从朝到晚，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肯给你看一点好脸色，可是现在，我可以不必代人受过，可以不必被人看做狗啦，（歇斯底里地）哈哈！

匡 复 志成，你别太兴奋！……

林志成 可是，第一，你得先替我高兴啊，我从这样的生活里面逃出来……

杨彩玉 （不自禁地）那么你今后……

林志成 今后，唔。（不语，洗脸）

〔这时候赵妻偷一个空，又来窥探，一方面阿香看见母亲不在，便一溜烟地往门外跑出。

赵振宇 阿香，阿香！

〔赵妻回头看了一眼。

〔送包饭的拿了饭篮从后门进来，一径往楼上走，到前楼门外叩门，不应，偷偷地从门缝里张了一下，将饭篮放在门口，下。

〔林志成洗了脸。杨彩玉去预备夜饭。

林志成 （走到匡复面前，欲言又止）唔，复生！

匡 复 什么？

林志成 我们还能跟从前一样的……做朋友吗？

匡 复 那当然……可是，这事情，我还得跟你……不，噯，我不知怎么说才好！……

〔林志成颓然地坐下。赵妻回来，看见阿香不在，跑到门口。

赵 妻 阿香，阿香！（出门去，一会儿就扯着阿香进来）死东西！整天的野在外面，你不要吃饭吗？

〔桂芬在平台上用打气炉烧饭。杨彩玉拿了钱出去买菜。

林志成 （习惯地）什么，葆珍还没有回来吗？彩玉，去找一找葆珍！

〔门外卖物声，静静地。

——幕 下

第三幕

〔这一天的晚上。

〔客堂间，晚饭后，林志成多喝了一点酒，有些醉了，颓然地坐在椅上，杨彩玉无言地在收拾食具之类。

〔匡复很有兴趣地在和葆珍谈话，阿香坐在他们旁边，一双眼睛不住地看着匡复。

〔客堂楼上，黑暗，无人。

〔亭子间内桂芬忙着在替黄父收拾东西。

〔灶披间内赵振宇很自适地在看书，常常摇首咏叹，一只手捏着蒲扇，机械地驱逐蚊子。赵妻洗完了碗，正在揩手。阿牛伏在桌上，在做功课。

〔雨声。远远的无线电收音机的歌声播送广东小调之类。幕启时可以听到匡复和葆珍的笑声。

匡 复 唔！这倒很有趣。

葆 珍 （有点儿得意）这样的事情可多呐，“小先生”去教书，大人常常要捣乱，譬如我们问，有谁懂吗？懂的举起手来，于是他们便把脚举起来跟我们开玩笑。我就对大家说，“不要睬他们，不懂道理的大人，不及我们小朋友”，小朋友不理他们，照旧上课，后来他们就不反对啦。

匡 复 唔，……

葆 珍 教我们的“中先生”跟我说，他们一定已经想过啦，小朋友会讲，大人不会讲，这不是很丢脸吗？

匡 复 这样的“大学生”很多吗？

葆 珍 我教的就有五个，卖水果的，做工的……有一个老头儿，他的孙子也跟我一样高了。

匡 复 那么你……

阿 香 姊姊，教我唱歌……

葆 珍 等一等，过一会儿叫你哥哥来，我教他一个顶好听的。

阿 香 昨天教我的还不会。

葆 珍 昨天的？唔……（弹着琴，教她唱）

〔匡复热心地看着她们。

阿 牛 （拿了教科书到他父亲身边）爸爸，“某甲每月存银六十五元，三年八月后，共存银多少？”多少？

赵振宇 （故作严重警告的姿势）阿牛！我看书的时候，要是你再来打搅我，

你今后就别再想听我的故事。

阿 牛 （走到母亲身边）妈，每个月存进六十五块钱，三年八个月之后，共总有多少钱？

赵 妻 存钱？谁？不背债就好啦，还有钱，每个月六十五块，做梦？

阿 牛 书上的，这是。

赵 妻 书上的跟我有什么相干？六十五块，哼，你爸爸每个月能多这么六块五毛就好啦！

阿 牛 （没办法，回到桌边）三年八个月，三年，三十六个月……

（黄家楣撑了伞回来，买了一些香蕉、苹果、饼干之类，匆匆地上楼去。

（林志成要站起来，但是两脚蹒跚，重新坐下。

林志成 唔，今晚上真痛快！

黄 父 （大声地）我早跟你说，不要去买东西，去退，去退！

桂 芬 （大声地）没有什么的，路上当点心。

黄 父 不要！阿楣，这些洋气的东西我不会吃……

杨彩玉 （扶着林志成）你醉啦，去睡吧。

林志成 不，不，这一点儿酒……

匡 复 志成，你去休息吧！我，我……

林志成 不，不，我要跟你谈话……（被杨彩玉扶着到后间去）

阿 牛 （又拿了书到他妈妈面前）妈，姓王的一个月薪水三百五十块，姓李的一个月薪水两百八十块，三年之后，两个人……

赵 妻 （不听完他的话，爆发一般地）我不要听，你爸爸一个月还不到三十五块！

赵振宇 （一怔）什么？

阿 牛 （央求）你说呀，明天先生要问的，这是书上有的，……姓王的一个月薪水三百五十块，……

赵 妻 （气烘烘地）你去问有钱的人，我一生一世也不曾见到过三百五十块.....

阿 牛 （没法，走到他父亲身边）爸爸，三年之后，两个人有的钱相差多少？

赵振宇 唔唔，三百五，两百几？

阿 牛 两百八.....

赵振宇 你先要求出一个月两个人的相差，懂吗？（用笔替他算）

赵 妻 （余怒未息）一个月薪水三百五十块，一个月存进六十五块，做梦！

阿 牛 （回头来，反抗地）这是书上的事呀！

赵 妻 书上的，这种书有钱人才配念！

赵振宇 （对阿牛）暖暖，你看着，你看着。

〔杨彩玉等林志成睡了之后，倒了一杯茶，放在他床前的桌上。

杨彩玉 要茶吗？

〔林志成含糊的答声，好像已经睡着了。她便替他盖上一一点棉被，回头很留意地取锁开箱子，取出一床棉被，铺在另一只小床上，拿了小床的枕头之类回客堂来。

〔葆珍教完了一只歌。

匡 复 （很感兴趣）唔，那么，像这样的下雨天，你们的学生不会逃学吗？他们都是.....

葆 珍 （得意）哪儿的话，别说下雨，下雪天，他们也来，一分钟也不差，来得比学校里排班还要准。前几天，一个卖水果的小孩儿.....

杨彩玉 （插一句）说别人小孩儿，你是大人了吗？（笑）

葆 珍 一个卖水果的为了要来识字，外面有人喊着“买香蕉，买香蕉！”她也不应，提着篮子跑到我们这里来啦。

匡 复 唔，那倒很有趣，可是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小的时候念书老是要装肚子痛，向先生请假的.....

葆 珍 （天真地）那你不是个好学生！

杨彩玉 葆珍！

葆 珍 我们教的学生里面，要是为着懒惰不上课，下一次就在黑板上写出来！某某人懒惰虫，不用功！

匡 复 （禁不住笑了，脱口而出）可是你，小时候也赖过学啊！

葆 珍 我？你怎么知道？

〔杨彩玉对匡复做了一个眼色。〕

匡 复 啊，我记错啦，我说的是我的女孩，她跟你一样大……

葆 珍 （将匡复仔细地看了一下，对杨彩玉）妈！（走开几步）我问您一件事。

杨彩玉 什么？（跟着她）

葆 珍 （不使匡复听见似的，低声）方才赵师母跟我说（耳语）……对？（望了一望匡复）

杨彩玉 （有点窘）谁说？……唔，你别管，……大人的事，你别管。

葆 珍 （嘟起了小嘴）我已经大啦，你说，嗯，你跟我说，那是真的？喂……（把耳朵凑近她母亲的嘴）

杨彩玉 讨厌，你这孩子多管事！

葆 珍 真的？你点点头！

杨彩玉 多管事！（点了点头）

葆 珍 啊！（跳起来，望着匡复，不转瞬地）

〔林志成翻了个身，听。〕

匡 复 （忘了一切，走近她）葆珍！你叫我！你叫我！

葆 珍 （欲叫又止）爸——（害臊似的望后逃去）……阿牛！阿牛！匡 复（始终忧郁和苦闷着的他，此时方从心底发出了爽朗的笑声）哈哈……

〔这笑声使林志成憬然地撑起上半身来，静听。〕

阿 牛 我有事！你来！

杨彩玉 （愉快地）你觉得这孩子.....

匡 复 唔，外国有句成语，叫做 **Welivethroughour issues!**（我们生存在下一代！）我十年前的精神，依旧留在葆珍的身上。她给了我很多的教训！

杨彩玉 （捏着他的手）对呀，你还很年青呐，为着她。你更应该打起精神来！（拿桌上的镜子对着他）你瞧！（笑）

匡 复 唔唔，我很感谢你.....你也应该.....

杨彩玉 复生！

〔二人依偎。

葆 珍 （在后间门口）阿牛，来，我教你唱歌！

阿 牛 等一等，你替我算，某甲每月薪水三百五十元，某乙每月薪水.....

赵 妻 （恨恨地）我不爱听，要算到前面去.....（唠叨）什么三百五十.....

赵振宇 哈哈.....

〔阿牛装了一个鬼脸与葆珍蹑手蹑脚地望客堂间走，杨彩玉听见阿牛的声音退后一步。

杨彩玉 （指着匡复的衬衫）啊，这儿脱线了，脱下来，我给你缝一下，会冷吗？

匡 复 （脱衣）不，不，天气很闷。

杨彩玉 （将干了的上衣交给他）你身体很坏，不当心就会受凉的.....

葆 珍 （对阿牛）你爸爸？叫他来讲故事。

阿 牛 咱们先唱，他会来的。

〔葆珍把玩具用的钢琴和一份歌谱拿出来。

〔林志成沉思了许久，决然地起来，抱着头思索。

〔黄家楣沉着面孔，提着一只网篮下来。

桂 芬 （在亭子间门口）家楣，车子叫三部！

黄家楣 （回头）什么？

桂 芬 我也去。

黄家楣 那咪咪醒来……

桂 芬 不要紧，我跟赵师母说好啦，她会照顾他的。

〔黄家楣将网篮放在楼梯下，出去叫车。阿香溜出，到客堂间去。赵振宇（问他妻子）什么，真的走啦！

〔赵妻不理睬。

赵振宇 （伸欠）啊啊……阿牛呐？阿香！（偷偷地站起身来，看了他妻子一眼，也想溜走，但是正动脚）

赵 妻 上哪儿去？

赵振宇 不，我去找阿香！

赵 妻 不准去！自己的年纪也忘掉啦，跟小孩子学唱歌，不害臊！

赵振宇 那有什么，孔夫子说，不耻——

赵 妻 （迎头痛击的口吻）我不要听，老是孔夫子！

〔门外，黄包车声，人声。

〔黄家楣声：“进来搬行李！”

〔进来）黄家楣 （对楼上喊）车子来啦！

〔桂芬声：“你上来，爸不肯让我拿啊！”

〔黄父声：“很轻，很轻的……”

黄家楣 （叫车夫）网篮搬出去。（回头对赵振宇）赵先生，对不住，替我照看一下。

赵振宇 （得了机会）好，好。

黄家楣 （上去）爸爸，我来拿！

黄 父 （拿了一只旧式箱子，下来）这点儿拿不动，还能种田吗？（一面走，一面说）一担米，也得挑.....

〔黄家楣去接，黄父不肯。

黄家楣 爸爸叫拉车的来.....

桂 芬 （抱了咪咪下来）啊哟，年纪大的人真是——（关上电灯）

〔亭子间黑暗下来。

赵振宇 （对黄父竖起大拇指）好力气！好力气！

黄 父 （得意了）不稀奇，咱年青的时候，挑两百斤谷子，还要.....（一滴檐漏水滴在他颈上，望了望天）还在下雨？唧！天老爷不给穷人吃饭啦！快回去！快回去！夏家池的那几亩，一定已经冲掉啦！（见黄包车夫来接行李，断然拒绝，但是突然想起似的对家楣）你看住！我.....

桂 芬 （对赵妻）赵师母，真对不住，小孩儿在你们这儿寄一寄，此刻睡着啦.....

赵 妻 好，我来抱.....

黄 父 （回进来）让我再抱一抱。（抱了）唔，睡得很熟。（俯下去亲热了一下）唔唔，年纪老啦，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的。（一半对黄家楣，一半自言自语）你们不到乡下来，我又不能常来看你们，也许.....没有几次可以抱啦，唔，再抱一抱。（对桂芬）好好地当心他，要让他吃饱，要吃的尽让他吃，什么洋派，一定要几个钟头吃一顿，会饿瘦的！（趁别人不见，将一个纸包往孩子怀里一塞）哈哈.....（对赵振宇）抱过孙儿，为人一世，也可以.....哈哈.....

赵振宇 （对他耳朵大声地）您好福气！

黄 父 （愉快地）谢谢你！再会！（将孩子交给桂芬）

〔桂芬将他放在赵家的床上。

黄家楣 （对赵振宇）赵先生，对不住！

赵振宇 什么话.....

黄 父 （到门口，再回头来对赵等）到乡下来玩啊！哈哈.....

〔黄家楣夫妇陪着黄父下，车夫的喊声等。

赵 妻 阿牛！阿香！

〔雨渐大，檐漏声。

赵 妻 唧，尽下雨，大半个月啦，滴滴答答的！

赵振宇 愁什么，尽下，总有一天会晴的！

赵 妻 会晴的？你瞧！

赵振宇 （若无其事）不晴，难道终年地做黄梅吗？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不跟你说！（看见赵振宇搭讪地溜出）到哪儿去？

赵振宇 唔唔，去看看阿牛！.....

赵 妻 看阿牛！明天买小菜的钱也没有啦，好像这家是我一个人的，回到家里来，就是看报，看书，拉闲天，跟着小孩儿唱歌，家里的事情，什么也不管.....

〔赵振宇知道她又要唠叨了，便加快脚步地走向客堂间去。

〔后间，林志成苦闷了许久，好像打定了主意似的站起身来，出神似的在暗中站着，静听前房的谈话。

葆 珍 我手举起来的时候，（对阿牛、阿香）你们同唱。我手放下去的时候，你们听着，我一个儿唱，懂吗？

阿 香 （摇头）我不会！葆 珍 先听我弹一遍！

杨彩玉 （把匡复的衣服补好了）好啦，你穿着，过一会儿会冷的。（给他穿上）

赵振宇 （进来，将匡复的背影认为林志成）啊，林先生，你们厂里不是闹了很大的.....（见匡复回头来）啊，对不住，这，这.....（向杨彩玉）林先生呢？出去啦？我，我是.....

匡 复 （有点狼狈）尊姓？

赵振宇 （摸名片，久久摸不出）啊啊，我赵振宇，赵钱孙李的赵，请问.....

杨彩玉 （替他说）匡先生，志成的同学.....

赵振宇 喔，握握手，咱们是第一次，.....哈哈.....我跟林先生是最最能谈得拢的.....

阿 牛 （不等他说完）爸，来讲故事！

赵振宇 什么，故事？故事不早已讲完啦吗？

阿 牛 （推着他）讲呀……

赵振宇 哈哈！……今天有客，我们谈谈天，唔，你们唱歌吧。……

葆 珍 不，不，您先讲，讲了，我教您一个顶好的歌，我今天方学会的！

赵振宇 （对匡复）瞧，老是要我讲……哈哈，讲什么呐，唔，炒冷饭吧，讲一个拿破仑的故事……

阿 香 不要，拿破仑讲过十几遍啦！

赵振宇 可是，刚才问你，你不是忘记了吗，拿破仑充军爱尔伐岛的时候，他讲的是什么？

阿 香 不要，不要！

赵振宇 那……那么你们先唱歌，让我想一想，……（回头将室内望了一望，对杨彩玉）林先生出去啦？

杨彩玉 不，喝醉酒啦，睡在后面……

赵振宇 什么，林先生喝酒，这才怪啦，他不是从来不喝酒的吗？

阿 牛 爸，来听，《勇敢的小娃娃》……

〔葆珍弹琴。

〔在上面谈话的时候，林志成轻轻地正在后间收拾东西，预备出门的样子。杨彩玉被赵振宇提醒了，回到后间来看他，看见他站在黑暗中，吃惊。

杨彩玉 啊哟，你起来啦？

〔匡复凝神听。赵振宇与小孩们听葆珍教唱歌。

〔林志成用手制止她讲话。

杨彩玉 你怎么样？（开了灯）不舒服？（看见了他在收拾东西，怔住了）什么？

〔林志成不语。

〔弄中馄饨担声。

赵振宇 这是谁教你的？

葆 珍 你别问呐，现在是我教你啊！……（弹小钢琴）

杨彩玉 （紧张而低声）志成！你干吗？你……

林志成 （望着她，不语，决心了似的伸手过去）彩玉，我得走啦。

杨彩玉 走？（握着他的手）

林志成 （点头）现在我很安心，现在是我走的时候啦。

杨彩玉 可是……（回身想去叫匡复，被林志成扯住）

林志成 （低声）别使复生知道，让我悄悄地走！（再握着彩玉的手）愿你们好！……

杨彩玉 不，不，志成，你到哪儿去？

林志成 （摇头）此刻我自己也不知道，反正……

杨彩玉 （惶急和不安）什么？你打算……

林志成 （制止她）不，我现在很自由，很安心。只要你跟复生能够饶恕我，我心里很安静……

〔匡复耸耳静听，苦痛的表情。

杨彩玉 （哭了）可是，你……

林志成 别哭！反正天地间很大，总不至于多了我这么一个。好啦！彩玉！忘记我，忘记我，……这八年，你当它是一个梦吧。

杨彩玉 不，不，你不能走，我……我不能让你走，……我知道，（哭着）我知道你是不愿离开我们走的……

林志成 （爆发似的）彩玉！（抱住了她）

〔杨彩玉啜泣。匡复茫然地站着。

葆 珍 好啦，看着我的手，一，二，三！（唱）“小娃娃，小娃娃，大家拉起手来做套小戏法！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小娃娃，小娃娃，大家拉起手来做套小戏法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谁是勇敢的小娃娃？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我是啦，我是啦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让我来问你们几句话。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你问吧，你问吧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强盗来，打不打？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打打打，打打打！一个不够有大家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对！一个不够有大家！走夜路，怕不怕？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我不怕，我不怕！跌倒了我会自个儿爬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对！跌倒了我会自个儿爬！”

〔匡复听着他们的歌，感到兴趣。〕

葆 珍 （唱）“淌眼泪，傻不傻？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傻傻傻，傻傻傻，那是没用的大傻瓜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对！那是没用的大傻瓜！碰钉子怕不怕？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我不怕，我不怕！钉子越碰胆越大！”

葆 珍 （唱）“对！钉子越碰胆越大！好！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！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！”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救国家！”

葆 珍 众人 （合唱）“好！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！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！救国家！”

〔小孩子们与赵振宇同时地拍手。〕

赵振宇 好极了！“淌眼泪，傻不傻”，这是拿破仑的故事里面也有的，拿破

仑从来不满眼泪，所以……

阿 牛 林葆珍，前面的几句，你再一个儿唱一遍！

葆 珍 还不懂吗？你真是牛——（看见赵振宇，笑着）那么你听！（低声地逐句复唱）

〔大家合唱。

〔匡复打定了主意，脸上的表情也不像以前那样颓丧了，他不给葆珍他们知道似的拿起笔来伏在案上，写了几句，站起身来，走到葆珍面前。

匡 复 葆珍！来！让我看一看！

葆 珍 （停了唱，惊奇）什么事？你听我们唱得好吗？

匡 复 （重重地点头）唱得真好，葆珍，你不愧是一个“小先生”，你教了我很多的事！

〔听见匡复的声音，林志成与杨彩玉静听。

葆 珍 （天真地）你也来唱，好吗？

匡 复 不，不，我已经懂了，葆珍！再给我看一看！（热情不能自禁地吻了她一下）你好好地做一个勇敢的小娃娃！我祝福你，祝福你这一辈！再会！

葆 珍 （从害羞到吃惊）什么？你要走啦？哪儿去？爸——

匡 复 （制止她）再见！（紧紧地抱了她一下，拿了帽子，冒着雨，很快地扯开门，走了）

葆 珍 （茫然目送了他之后）妈！爸爸——走啦！

〔阿牛、阿香和赵振宇茫然不知所措。林志成和杨彩玉赶出来，杨彩玉用袖子拭着眼泪。

林志成 什么？

杨彩玉 走啦！（看见了桌上留的纸条）

林志成 （抢过那字条来）他……

杨彩玉 什么？

林志成 （茫然地，读那字条上的字）“我很高兴地知道了你们的结合并不单为了生活！我明白，我留在这儿会扰乱你俩的安宁……我永远地爱着你们……”

杨彩玉 （半狂乱状态）重生！（不等林志成，从雨中奔出去）重生！

林志成 （警觉）对，我得去找他转来！（奔出）

赵振宇 怎么回事？

〔葆珍望着大家，惊愕。〕

〔阿香奔出去张望，冷雨打在身上，连忙缩回。雨声，馄饨担声。后门哑然地推开，施小宝衣衫零乱，发鬓蓬松，脸上带着泪痕，将一把铜板丢一般地交给车夫。铜板一半落在地上，黄包车夫拾铜板，惊视着她。赵妻正在打瞌睡，被这声音惊醒，怒目而视，看见她的那种狼狈的样子，又好奇地站起身。施小宝跑上楼去，赵妻跟到楼梯边，向上张望。施小宝跑进房内，开电灯，和身地伏在床上哭。〕

施小宝 **Johnie, Johnie!**（啜泣）

赵 妻 （瞧不起的表情）唧！（往客堂间一看）阿牛！阿香！时候不早啦！

〔听见妻子的喊声，赵振宇只得蹑手蹑脚地回来。〕

赵 妻 （狠狠地）不生心肝的，跟小孩们在一起，……阿牛！阿香！……阿牛 （不理，做一鬼脸）我们唱……

〔后门叩门声，赵振宇去开门，黄家楣和桂芬回来，衣服湿了。〕

黄家楣 （见赵振宇）对不住！这么大的雨！（对妻子埋怨似的）我说叫车，你偏要走……

桂 芬 （对赵妻）赵师母，谢谢你，没有醒吗？

赵 妻 不，睡得很好。……

桂 芬 （抱了小孩）谢谢您，不早啦，明儿见！（走到楼梯边，对黄家楣）还叫车，叫了车，明天买小菜的钱也没有啦……

〔黄家楣不语。〕

桂 芬 （走了两档楼梯，突然发见了什么似的回头来）家楣！

黄家楣 什么？

桂 芬 你瞧！这是……（从小孩口袋里摸出一个红纸包来）一定是老爹留给他的……

黄家楣 （睁圆了眼）什么，拿我看！（抢过来看，一两块现洋滴溜溜地滚在地下）

桂 芬 （连忙拾起来）怎么回事……

黄家楣 （数了一数几张钞票，和三块现洋，茫然地站定在楼梯上，苍白的脸上露出悲痛的表情）唔，这大概是爸爸最后的一点汗血钱吧！（沉痛）我们骗他，我们骗他，可是他已经完全知道啦！

〔桂芬突然地，禁不住哭了。〕

黄家楣 （悲怆地）咪咪！你要记住，你祖父希望不到我，现在在希望着你啦！

桂 芬 （拦住了他）嘘，别惊醒他……（俯首，抱着咪咪上楼去）

〔黄家楣跟在后面。亭子间的电灯亮，隐隐地可以听到桂芬的啜泣声。前门呀的推开，林志成扶着杨彩玉回来，浑身被雨打湿，两人失了神似的走进室内，门也忘记关上。小孩们惊异地望着他们，林志成垂头地站着。〕

葆 珍 妈，怎么啦？

杨彩玉 （不去理会她，一刻，突如其来地对林志成）他不会去……他不会去自杀吗？……

林志成 （一怔）什么？

杨彩玉 假使有什么三长两短……（哽咽）

林志成 （沉重地）那你倒可以放心，瞧，他写着，“葆珍教了我很多，我离开你们决不是消极的逃避，我决不使你们失望，朋友，勇敢地活下去，再会！”

〔杨彩玉看信。〕

林志成 他一定也会很勇敢地为我们这些受难的人……

杨彩玉 （禁不住大声地恸哭起来）复生！

〔林志成无言地走近去抚着她耸动着的肩膀。雨声。葆珍走过去扯着她母亲的衣服。〕

〔李陵碑从阁楼上一步步地下来，悲凉地哼着。〕

李陵碑 （唱）“过了一天又一天，心中好比滚油煎……”

阿 牛 （皱一皱眉，对葆珍和阿香）唧，李陵碑又唱啦，不要听他，咱们唱！
（唱）“淌眼泪，傻不傻？”

阿 牛 （合唱）“傻傻傻，傻傻傻，那是没用的大傻瓜！”

阿 香葆 珍 （听他们唱了，也提高声音）“对，那是没用的大傻瓜！碰钉子，怕不怕？”

阿 牛 （合唱）“我不怕，我不怕！钉子越碰胆越大！”

阿 香葆 珍 （唱）“对，钉子越碰胆越大！”

〔林志成和杨彩玉憬然地听着她们的歌，抬起头来。赵振宇趁着他妻子不见，蹑手蹑脚地重新进来，听着孩子们的唱。〕

众 人 （合唱）“好！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，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！救国家！”

〔歌声中幕渐渐地下。〕

——全剧终